

修炼中还有很多方面做的并不好，还有一些执著心需要修去，但我心里明白，大法已在我心中扎了根，唯有不断去执著，精進实修才能返回我真正的家园，兑现久远以来的大愿。过程是艰辛的，但结局一定是最好的！

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第一次投稿，不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合十。

明慧週刊

來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特刊
第七届大陆网上
法会（六）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九日

“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度世人”（《理性》）

“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的维护法”（《大法坚不可摧》）

安全访问明慧网

请用国外邮箱给 eo@att.net 发一封标题为 12345 的电子邮件，可获得最新破网软件，直接上明慧网。

明慧周刊面向广大同修，欢迎提供建议或反馈！

明慧法会..... 2

只有一颗讲真相救人的心 2

修出大道无形的整体 5

用真善忍要求自己 用慈悲救度众生 10

新学员：跟着师父走 13

在法轮大法中成长 21

修炼 我生命中最有意义的日子 31

开着修 用纯净心态救度众生 42

我和父母共珍惜法轮大法万古机缘 47

明慧法会

明慧周刊特刊|第七届大陆网上法会稿件（六）

只有一颗讲真相救人的心

文 / 黑龙江大法弟子 祥云

我没文化，尽说大实话，同修们却从不嫌弃我，这次就是我写完草稿同修帮我修改的。而且一旦赶上我在店里讲真相，同修总是默默的用正念配合我。我只有一个心眼儿，只有一颗讲真相救人的心。每天忙得脚打后脑勺，心里却踏实的很。因为我觉的我也是师父说的那种朴实的人。

——本文作者

伟大的师尊好！

尊敬的同修好！

我修炼十一年了，从来没参加过大陆大法弟子的网上法会，这次我可不想错过这么盛大的法会了。同修说我是只有一个心眼儿的人，那我就说说这些年来我一门心思讲真相救人的几件小事吧。

我家位于城市郊区，在大道旁边经营小卖店。每天接待不少顾客，有附近工厂的工人，有居民区的四邻，还有过往行人。无论男女老幼，只要来我家店里，我都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而且大多数人愿意接受真相，救人的效果真挺好。

（一）

有一天，一位过路相识的农村妇女来到小店里。一进门就跪在我面前，边哭边说：她丈夫在施工现场被楼顶一块砖砸到头顶上，血淋淋的他已被送去医院了。医生说必须做手术，否则有生命危险。可是钱不够，她求亲告友去借钱，还差几百块没借够。情急中想起我曾给她讲过大法真相，记的我说过学大法的人都是好人，这才想到来求我。我二话没说拿给她四百块钱。

到医院一说，她丈夫特别受感动：这年头，亲戚朋友都见风使舵呢，这学法轮功的人就不怕我万一救不活就还不上她家的钱了？他也就一直念叨着学法轮功的人是好人。

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医生例行手术前的检查，却发现那

我们久远的誓约，才理解了当时我明白的那一面无以言表的激动与感恩。是师父，唤醒了我们尘封的记忆，赋予了我们无边的力量，帮助我们兑现了自己的史前承诺。

一次，我发现学校行政楼外悬挂有邪党横幅标语，我就对着它发出正念解体，不到三天，就看见横幅被风吹翻到了楼顶。还有一次，我站在宿舍阳台，发现对面宿舍楼的一个阳台上立着一杆邪党血旗，我立即对它发出强大的正念，后来发现血旗不再出现在对面阳台上了。上周跟妈妈出去贴真相小标语，选定了一个地方，但是有两位老人在那晨练，我发出一念，让他们离开，等我们走近时，两位老人果真走开了，妈妈顺利贴好了小标语，我们刚一离开，老人又走回到了原地继续晨练。我真的体会到，一切都是师父在做，都是师父的加持。

发正念不分时间和场合，随意使用，只要心态纯净，总是会有出乎意料的强大效果。而对于讲真相，虽说走回大法修炼快三年了，直到今年这个暑假才突破了面对面讲真相。那是暑假回老家走亲戚，姑姑同修拉来另一个小姑姑（常人）到我面前直接了当的说：“你来给她讲讲吧，我感觉怎么都跟她讲不透彻，说不通。”我一愣，但我很快悟到，这或许就是师父安排我突破自己走出来的机缘。可开始讲时心态不稳，讲话的声音都是颤抖的，连一句话都说不利索，反倒是来听我讲真相的小姑姑很自然的问着一些关于大法的疑问。慢慢的，我进入了状态，讲起来就感觉很顺畅了，怕心也不知不觉消失了，小姑姑听的很认真，最终做了三退，收下了护身符。她最后还跟我说：“以前某某（同修）就跟我讲过，但我听不懂，今天可算听明白了。”我知道这是师尊对弟子的鼓励，心中甜甜的，也知道了自己其实是可以走出来讲真相的。就这样，我慢慢学着走出来讲真相了。

表面上看，我们只是正法洪流中小小的一个粒子，但我清楚，我们在随师尊正法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因为师尊和大法，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普普通通一个常人做的来的，我们带有更殊胜的意义。每当我读到或看到高层生命随师尊层层下走，为了无量众生放弃自己在高处的一切，而为大法献出一切，成就未来的情节时，我都止不住热泪盈眶，还有什么理由和借口来掩盖自己不愿放下的一切呢？

转眼间，当年的小弟子如今已是青年大法弟子。虽然在

什么就做什么。

当然有些执著心去了，有时还会出来。有一次做资料时跟妈妈发生争执后，我选择离开房间，心想：“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就你行！”可刚一出房间门，突然感到很惭愧，反问自己这样冲气走开是一个大法弟子所为吗？可就这样走回去，我又觉的没有面子。我徘徊在房门口呆了几秒钟，突然想到师父的话，在这种情形下就是来考验我的，发生了矛盾之后谁能第一个走出来，谁能第一个认错，谁就第一个先放下了执著。刚这样想完，我立即回去。进屋后妈妈依旧在忙着，我张嘴说话语气缓和了许多，妈妈也跟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平和的回应着，这时才发现是自己的心不正，自己的心改变了，环境当然也会随之改变。

跟爸爸也常发生心性摩擦。在一次做资料时，我加墨，墨没加好，纸打完了需要翻面打另一面，这时爸爸恰好进屋来一看纸没了，赶紧忙着上纸，情急之下把方向放反了，我一看打错了，就吼他赶紧把纸拿出来，还一边埋怨，“加个纸都不会，看，浪费了吧！我在印你就不要插手，我刚好加完墨去上纸很衔接嘛！”可他倒好，也埋怨我了：“你该放纸了不好好放，现在加什么墨啊？”我一想，那意思是不行啊，就很生气，吼他：“走开走开，让我自己来！我自己弄才不会弄成这样呢！”结果爸爸不干了，非要自己来印，把我赶到一边去。事后我想，爸爸其实也很心疼浪费的资源，可我为什么就不懂的向内找呢？就象师父讲的：“司机是开快车了，可是他能是有意去撞人吗？他不是无意的吗？”（《转法轮》）爸爸是浪费了纸张和墨水，可他能是有意的吗？这其中也暴露了我的干事心、争斗心、显示心、自以为是的心、不让人说的心……修的是多么不扎实啊！

当天晚上，我们一家三个同修坐在一起进行了交流，每个人都对自己的修炼状态进行了总结，通过交流，每个人都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找出了许多执著心，从此在做法资料的过程中都能做到自觉配合整体，遇到矛盾找自己的原因。

跟上进程，发正念讲真相

记的第一次在父母的指导下发正念，刚把掌立起来，发出第一句正念时，泪水就控制不住往下流，发完正念已是泪流满面。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只隐约感到一种伟大慈悲的力量。后来看了师父的经文，知道了发正念的意义，也知道了

人的脑血管竟然奇迹般的疏通了。医生惊讶的说，你们家准是祖上积大德了才能有这样的奇迹呀。

结果没用做手术，几天后就出院了。节省了几千块钱，人也免得遭罪了。俩口子买了东西千恩万谢来还钱。我又进一步讲了大法的美好，俩人非常信服。此后一直把我家当作一门亲戚来走动。后来全家人也都三退了。

（二）

说一件这样的事：有一天附近一常人来店里，我发现他一只耳朵肿大腐烂，便与他唠家常。原来他性情暴烈，虐待自家的牲畜，烦心时恨不得把家里的老牛打死，还经常杀生。我给他讲了因果报应并劝他以后不要再杀生了，他非常认可。于是我又劝他学大法，劝他做个文明的人，他也同意了。

由于他烂耳朵，他家里奇臭无比，亲戚邻居无不回避，没人愿意去他家。我和同修没有嫌弃他，我们多次去他家探望。并和他一起学法一个多月，他的病情明显好转了。全家人非常感动，对大法弟子的印象很好。就连他老伴儿、儿子、女儿和外孙女全都认同大法好，认同大法弟子是好人，而且全都三退了。

（三）

说说我坐火车的事儿吧：我这辈子总共坐过两次火车。第一次是零一年我和同修进京证实法，还没等到北京呢，在火车上就被恶警劫持回来了，并且遭受了迫害。第二次是在零二年，我专程去离家近两千里的鸡西市的姨家讲真相。当时丈夫不同意我去，因为他一个人在家开店又要照顾孩子，真有点忙不过来。可是无论他怎么发脾气，我就是不吱声。我不吵不嚷悄悄的上了车。一到火车上我才想起来犯愁了：到哈尔滨转车时，我都找不到东西南北，我可咋办哪？

这时候对面有个中年妇女跟我搭话，原来她常出门，她知道怎么转车去鸡西。我告诉她大法是救人的，电视上说的都是假的。她说一看我这人就不象坏人，谁相信电视呀？下车后她亲自把我送到车上。我这才想到原来师父安排我给她讲真相，她才把我送上车呀。

刚到姨家，丈夫竟然来电话说：那么远的路程，去一趟不容易，你多住几天再回来吧。我笑了，这都是师父加持鼓励我呀。姨家人一听说大老远的我特意赶来给他们讲真相，

都非常感动。姨和姨夫以及几个儿女也都欣然接受了大法真相。当时正法进程还没到“三退”那一步，否则她全家准会被我劝退的。

回家后，姨来电话说她在我包里放了一个金戒指，就算是为了感谢我吧。我一看那戒指少说也值五百元。两年后，我就把它送给曾经迷信电视谎言而顽固抵触大法的外甥了。他没想到学大法的人竟然这么不一般，于是在惭愧中三退了。

（四）

说说我同学的事儿：我初中时的一位同学患上乳腺癌，手术后癌细胞又扩散为肝癌、肺癌和骨癌，浑身没有好地方了，四十来岁的人就拄起了双拐。我和同修去给她讲真相，她非常认同，并做了三退。有时候她看真相光盘或听大法歌曲都会感动的流泪。我又鼓励她学大法，她也欣然同意了。

我和同修轮流去探望并和她一起学法，有时也会帮着护理她。八个月的时间里，我们风雨不误的坚持着。她丈夫、姐姐和姐姐的同学都因为看到大法弟子的大善之举而纷纷走进大法中。她最终因为放不下利益而失去了人身，然而她家人（包括曾经自负的儿子）都知道她是因为学大法而多活了半年多，而且临终的时候也没遭罪，这已经是很多癌症病人求之不得的了。她离世的时候，常去和她一起学法的几名同修都去随礼了。看到这一幕，当场又有几位家人同意办三退。

或许是我把自家的小卖店当作救人的圣地了，我家的生意还算挺红火，钱也没少挣。可是我从不乱花钱，总是想方设法把节省下的钱送给当地资料点儿。我买鞋买衣服从不买贵的，只要穿着合适，专挑便宜的买，即便这样也很少买。去同修家或是出去讲真相，哪怕走远路也很少搭车。可是证实法方面我可从来不吝啬，为了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我也顺着常人的执著去救人。我去亲戚或常人朋友家总要点些吃的，从来不空手。常人看到大法弟子也是有情有义的人，根本不象电视上说的那样，也就更容易认可和接受大法真相了。

几年来，亲戚朋友、街坊邻居加上来来往往的顾客，少说我也劝退了五、六百人了。我没文化，尽说大实话，同修们却从不嫌弃我，这次就是我写完草稿同修帮我修改的。而

时突然间感觉看到了一些景象。古代时我曾经是一位将军，在新疆地区征战沙场，杀了很多，这些人现在回来找我报仇要债。而当年随我一起征战的许多手下弟兄此时也都回来了，要帮我跟那些人决一死战。我清楚的看见我的铠甲就在右手边挂着，战还是不战？这时我突然想到，我得了大法，得按“真、善、忍”要求自己，突然觉的那些被我杀了的人好可怜。我诚恳的对他们说：“你们不要这样，我曾经杀了你们，是我对不起你们，但我现在得了大法了，我是大法弟子了，你们不要来迫害我，你们如果杀了我，你们也不会有好结果的。不如你们等我将来修炼圆满了，我会善解你们，给你们一个满意的归宿。”我一说完，那些人的怨气就没有了，选择了停止杀戮，三三两两离开了。走在最后的那个人牵着他的战马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过头深深看了我一眼，我清楚的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在说：“你自己说的话，你可要记住！”我立即坚定的说：“没问题，我记住了！”这样，他最后一个也走了。等这些人一走，我这边身体立即恢复了健康，瞬间没有了一点业力的反应。我不禁感慨万分，是师父和大法，帮我消去了久远的业力，善解了这么大的积怨啊！

内修心性，配合整体无漏

我家也是一朵小花，每次放寒暑假回家，我就参与做真相资料，当我做的好时，总能听见另外空间大法的音乐。开始时以为周围邻居有同修在放大法音乐，到阳台去仔细听，可外面什么声音也没有，进屋反而音乐声很大，后来悟到是慈悲的师父在鼓励弟子呢！

在家帮忙做资料时间长了，容易生出来欢喜心、显示心、干事心。一家三口就我的电脑技术好，对操作慢的爸爸同修嫌这嫌那，当父母“讨教高招”的时候妄自尊大，毫不修口，现在想到自己当时的“哈一哈一”大笑，也是魔性的一种表现。有时又以为自己做事认真，觉的别人做的都没有自己细致，就大包大揽，什么都想自己做。一次我自己印出来好多小册子，需要手工裁割、装订、再封袋。爸爸说：“你放那吧，等你妈来裁割。”当时我的人心就起来了，凭什么不让我做？就顶了一句：“难道我就不能做吗！”说着就拿起美工刀裁，结果把小册子给裁偏了。这时我才猛然一惊，随即非常愧疚。从那以后，我就主动默默配合，需要做

间小法、小道，经常自己半夜偷偷打坐。其间父母一直善言劝导我返回大法修炼，每天炼功时都要唤我一句：“炼功，来吧？”我却以学习忙而推诿，现在我悟到，这都是邪恶旧势力的圈套，想要把我拖下去，妄图阻止我修炼大法啊！万幸的是，慈悲伟大的师尊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为我安排了一切走回来的机缘，一次次的慈悲点化，一次次的保护，都只为了我们每个迷失的大法弟子都能够走回来，不要忘了自己的家。“其实我对你们的珍惜，比你们自己对你们自己还珍惜”（《澳大利亚法会讲法》），后来师尊慈悲破除了我执迷的壳，从新走进大法后，发现那些小法小道真的不值一提。

在一次炼“头顶抱轮”时，我感觉自己被法轮带着原地转圈，转的速度很快，生怕自己站不稳倒了，可一睁眼又不转了，一闭眼就又开始转。“冲灌”时，随着双手上、下走，掌心也有法轮顺、逆时针快速旋转，增强了我修炼的信心。

自从得法回归，我每次例假小腹很痛的现象消失了，偶尔发痛母亲就让我听师父的讲法录音，一听就好。后来我觉的这样听师父的讲法是抱着有求的目地，很不好，就改掉了这个习惯，坚持天天听法，而不是肚子疼了才去听，这样做了，身心越来越好，迷途的小弟子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

消业过关，大法善解积怨

刚走回修炼那年，我放寒假回家，那时对法的理解还不深，却不知一个消业大关摆在眼前。晚上炼法轮桩法，突然感觉一阵恶心，接着一股气流自下往上冲，憋的难受，然后头开始发晕，人往地上栽。妈妈赶紧把我拉起，可我的腿已经没劲站起来了，妈妈就把我架着，爸爸让我跟着他背《洪吟》，我刚背了一句，嘴就动不了了，我心想：“怎么办，这回栽了！业力来的这么猛啊！”但心里还是跟着爸爸默默的背《洪吟》，不一会儿就缓过来了。缓过来之后，人反而跟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不舒服的感觉一点都没有了。我在心里感谢师父帮我消业过关，同时也反省到自己当时的第一念根本不在法上。

第二天晚上炼桩法抱轮时，同样的消业过关情形又出现了。这次我不想什么不好的念头了，就觉的自己不能倒下，要坚持炼完动功。我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强撑着。头脑混沌之

且一旦赶上我在店里讲真相，同修总是默默的用正念配合我。我只有一个心眼儿，只有一颗讲真相救人的心。每天忙脚打后脑勺，心里却踏实的很。因为我觉的我也是师父说的那种朴实的人。

修出大道无形的整体

文 / 东北大法弟子

尊敬的师父好！

同修好！

我下面交流的是在和同修比学比修中放下自我，形成整体的体会。

一、资料点遍地开花 共同提高

反迫害开始之后，有几年时间我一直在做资料，时间长了就听到各种赞扬，渐渐的自我膨胀，也知道自己离法的要求差的很远，但潜意识里认为比周围的同修强。听同修说，这在长期做资料点的人中是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后来在资料点遍地开花、教技术时，我接触了很多脚踏实地的同修，逐渐的放淡了显示心和自我。

记的二零零五年的一天，同修让我去一个地方教技术，路上学技术的两个同修聊天，一个说看到谁谁谁了，另一个问：“你跟他讲没？”“讲了，已经给他退了。”俩人又说起跟工厂里的人讲真相的事。同修踏踏实实、抓紧救人的状态给了我很大的触动，我看到了和同修的差距。

有一次教技术，一个同修来了，让我到别的地方去，可是这边刚教了一半，我就着急了。学技术的同修在一旁轻轻的说：“这时候才是修的好机会呢。”同修的话让我平静下来：是啊，总说修，一遇事就变成常人了。还有一次是好几年以前，在同修家装系统时，电脑突然关机不启动了，怎么也不好使，同修过来坐在电脑前发正念，再开电脑，好了。从这些同修身上、这些小事中，我对照出了自己的干事心、实修的欠缺，也促使我不断的归正着。

同时我发现，在资料点遍地开花中，学技术的同修也在飞速的提高。我教的同修都是没有基础、看不懂技术手册的，我就一边教一边给记笔记，每一步都用同修能看懂的说法写的详细一些，或者画个图等等，这样同修一看就能想起

来怎么操作了。实践证明，他们都能学会，大法开启着我们的智慧，同修在独立做资料的过程中，也走出了自己的路。

比如同修甲，无论是她自己还是别人，都认为她有点“笨”，教技术的时候，甲的孩子在一边都不耐烦了，说：这得哪年哪月才能学会啊？可是甲同修正念很强，几次就学会了，每天打印资料、刻光盘、出去讲真相，打字上网“三退”，样样都自己做。前一阵邪党封锁网络，她仍然可以用原来的“自由门”正念上网，还给大家下载了新的破网软件，关键时刻帮了大家的忙。

有一个同修，以前教过他技术，那个地区还有人想学，后来同修就告诉说不需要我去了，原来他承担那里起了教技术的责任，后来还及时的给大家提供了天地行论坛上的万能系统盘，方便了很多同修。

回想以前送资料时，如果给乙同修真相信、没给信封，乙就说：“不给信封怎么邮啊？”遍地开花后，一次我到乙家，看到桌上有个纸条，上面是从每日明慧上抄的需要讲真相的名单，原来她现在每天都上明慧网，记下这些信息、然后很认真的去讲真相、营救同修。现在所有的耗材她都是自己买，还帮助着身边的老年同修。同修的巨变，见证着大法的威力。

另外，资料点遍地开花后，再也没有了很多机器设备等着去修理、很多文字等着一个人去打字、大包小裹的运资料、大量买耗材等等现象，资金方面也走的正，大家都是用自己的收入在救度着众生。以前大资料点遇到的困难、压力，在资料点遍地开花中都得到了解决。拿维修机器来说，以前是很多机器等着一两个人修；遍地开花后，虽然很多同修对技术不怎么懂，但是机器有问题了他们先修自己，很多情况下机器就是这样“修”好的；也有解决不了的，但同修想的是不给别人添麻烦，只要不涉及安全的，如修打印机、刻录机，就自己送到电脑城去了。

现在大家都主动的做着自己该做的。看看周围，已经分不出谁是专门搞技术的、谁是协调的、谁是资料点的。

二、在配合中放下自我

后来我认识了本地的几个以前在各自资料点做资料的同修，他们也都把资料点化整为零，并且不断的修去自我，从一个“技术同修”、“资料点同修”或者“协调同修”，变

有了，象变了一个人似的，轻声、和善的对我们说：“‘真、善、忍’没错没错，好好……”

这时他们给我们倒了茶水。我看见整个办公室空中的莲花飘来飘去，我自己身体高大无比，整个空间都被巨大的能量包围着，一切都是那么平静、和善。我心里想我来了一定要把你们救了，然后就向他们讲了两个多小时的真相，叫他们自己上网去三退。最后国安及“六一零”说我们也天天上你们明慧网，我们也都知道上面有个恶人榜，经常都要查一查看看是否有自己的名字，希望你们不要将我们的电话及名字上到恶人榜，我们马上放人，今天的事不要对外面讲。我们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过了两天，他们将我们的大法同修全放了。

善的能量就能解体一切邪恶因素，没有被邪恶操控的人会返出善念，他们都不会为难我们的。明白了真相，他们自会有个明智的选择，善待大法弟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去掉自己很多的人心，特别是怕心、争斗心，同时也是自己的一个升华过程，修出更大的慈悲。

在短暂的几年学法实修、助师正法、救度世人中，我体会到一切正念都来自于学法实修和对师对法的正信，不要有人的那些观念，就按法的要求做，师父就会给我们修炼中的一切！在今后的修炼中，我要更加精進，归正自己一切不正的，同化大法，完成自己的史前誓约。

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我和父母共珍惜法轮大法万古机缘

文 / 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

一九九六年爸爸妈妈走进法轮大法修炼，那时我刚上小学一年级。家里经常放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音，我也跟大人们听，并跟着学炼动功。有时跟着爸妈去户外炼功点，大人们围成圈炼动功，自己在外围学着打坐。双盘可以一直坐到大人们动功炼完，双脚微微发麻，但是炼功后感觉很好。

迷途知返，珍惜万古机缘

九九年“七·二零”后邪恶造谣污蔑师父与大法，爸爸妈妈也经历了许多魔难。当时我年纪小，不能明辨是非，被邪恶的谎言蒙骗，学法炼功越来越少，慢慢的和大法越离越远。上高一时，偶然的机会接触了藏密的书籍，从此迷于世

法轮功的“六一零”系统和国安系统里的人就讲的很少，因为他们专门迫害法轮功，对法轮功学员的情况掌握很多，一些同修有怕心、仇恨心等，对他们讲真相障碍较多。师父说：“那从这一点上来讲，那么你们不应该去救度他们吗？大法弟子不应该放开胸怀吗？首恶除外，其实就包括迫害者本身，不也是被迫害的对像吗？”（《二零零九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是啊，我体会到除首恶外都是我们要救的众生。

讲真相，我体会到一定要善、慈悲，不要有任何的仇恨心、争斗心和其它的心，不去刺激人负的那一面，用智慧和理智去讲。对国安及“六一零”系统人员，把他们当作一个很普通的应该得救的众生，其实他们也有明白的那一面。当然我们不该有怕心，因为我们是来救度世人的，不是来被迫害的，我们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是真正的为他们好，他们明白了真相都会感激我们的，我们当然要坦坦荡荡、堂堂正正的面对他们。

有一次，我去郊县参加营救同修，当地的国安与“六一零”系统参与绑架了六名大法弟子，我与当地同修及家属逐个系统去讲真相、要人。当地的国安和“六一零”是从来不让法轮功学员及家属进去找他们的。我对同修说，对于“六一零”及国安系统的人，我们今天是去救他们的，阻止他们干坏事，真正的为他们好，他们会让我们进去的。带着这个念头，我们顺利的进入了大厅，门卫似乎看不见我们，无精打采的。同修及家属找到国安“六一零办公室”，向他们说明来意。国安是很敏感的，也知道我们是炼法轮功的，开始对家属大吼大叫，并使出一贯的伎俩威胁，还叫我们逐一登记。这时我们全都发正念，不配合登记，叫家属也不要激动。我心里默念正法口诀，解体他们背后操控的邪恶因素，唤醒他们善的明白的那一面。当我用和善又有威严的声音对他们说：那些婆婆孃孃们发真相资料、传《九评共产党》、劝三退都是救人的，同时也包括救你们。他们没有参与政治，没有危害社会，更没有犯罪，都是一群真正的好人，希望你们认真阅读那些真相资料及《九评》，做三退，让你们及你们的家人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你们一定要善待大法弟子，不要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了，因为他们都是按真、善、忍做的好人。这时我看见他们都怔住了，刚才的大吼大叫没

成了众多同修中的一员。

在和这些同修的配合中，也促进着我修去自我。有一次和甲同修去办一件事，办之前我们交换一下对事情的看法和做法，甲同修想的是怎样为办事的对方考虑；我想的是怎样坚持原则，甲同修说：那就按你说的办吧。结果那件事不是我想的那样，也不是同修想的那样，很简单的就解决了。

回来的路上，我想：对一件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做法，往往都能达到同样的结果。但是在配合中，甲同修能放下自己，同意别人；我呢，“坚持原则”的背后是有掩蔽很深的坚持自己。两种不同的基点也造成了不同的结果，表现在方方面面，比如讲真相，同修打真相电话，有时遇到对方问“你是谁”然后骂的很厉害，我就说不用理会，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而同修说：“我回话了，说：朋友请别误会，我和你并不相识，只是想把真相告诉你，真心希望你在乱世中能有有个平安的未来。”对方没有再骂，过了一会儿回了两个字：“谢谢。”

那天和同修学法，轮到我读下面这段法：“我是什么都能吃啊，但是很多餐馆，你进来只是吃东西、不喝饮料，老板就不太高兴，（笑）特别是等位的人多的时候，因为很多餐馆主要是赚饮料钱的。我就想了一个办法，现在有无酒精啤酒，我就要一杯无酒精啤酒，应付一下。话是这样讲了，可不是叫你们跟我学。”（《各地讲法七》〈美西国际法会讲法〉）

对这段法我有了不同以往的体会。如果我不想喝饮料的话，就不会要，也根本不会去想餐馆靠什么赚钱、老板高不高兴之类的，反倒认为：自己是有原则的，决定吃什么是我的权利。因为我看问题的出发点是“为私”，维护的是自己。而跳出私才有慈悲的境界啊！才能和同修配合的更好、包容更多。

有一次需要本地同修配合去找一个十多年前的学员，不久同修乙说，她找到了那位学员，把我们要办的事也办好了。事情过后我们才知道，那位学员当时已经停止修炼了，那时她家正好要找一个做家政的，同修乙是个未婚女孩，为了找回昔日同修，乙就自告奋勇去她家做了一个多月的保姆（乙本来是个公司的白领，正好那个月有个工作的空当）。一个月后那位同修不但从新学法、发正念了，还讲真相劝退

了十多人，她十分感谢乙的无私帮助，更万分感恩师父一直没有放弃她！

一次，我们见到了本市另一个区的同修丙、同修丁。同修丙在营救被非法判刑的亲人同修时，遇到了困难。听他讲完事情经过，我就劝他先别着急，向内找一找，调整状态继续做好。谁知他生气的说：“我没有错我找什么？我才不找呢！”这时他那边协调此事的同修丁说：“别要求他了，每个人状态都不一样。”后来得知，同修丁一直以宽容慈悲的心态配合着丙营救同修，做了很多默默的工作。

我回到家看到《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话》中说：“其实大法弟子嘛，做什么事都先想别人，站在别人的角度想想，再看看全局，就知道咋做了。想想别人咋想的，看看全局，就知道自己应该咋做了。”师父的法让我豁然清醒：和同修配合的时候，要考虑别人、要考虑全局。如果总是执著于别人的状态不符合自己了、别人哪里不对了，就配合不了，就是“跑题”了，那也谈不上是在配合。以前我总能看到同修的问题，认为同修不改变，事情就配合不好。现在我不这样想了，想的是：我怎样去弥补发现的问题，使整体的事情更完善。

再见面的时候，坦诚的和丙同修交流了明慧文章中类似的情况，一起想办法。我一改变，同修丙也变了，说：“我明白了。放心吧，明天我肯定能做好。”第二天在和迫害部门打交道中，丙同修真的做的很好，同时更多的同修也在关注和正念加持，当天那位已遭判刑的同修（这位同修本人一直在正念反迫害）被从监狱退了回来，回家了。

三、无形的整体

我看到，在当前大陆特殊的情况下，明慧网把大陆大法弟子连在了一起，大道无形中起着总体协调的作用。而各地资料点的遍地开花、人人都上明慧网，为当地更好的整体配合打下了基础。遍地开花后，可以随时和明慧单线联系，身边有什么消息，直接发到明慧。其他同修只要每天看明慧网，当地情况就能很快了解到，有哪些需要讲真相的世人、需要营救的同修，大家就自觉去配合做；另外还有信箱可以进一步联络沟通，这样很容易形成一个无形的整体。

比如，有一天我接到同修的邮件，说他那里有个同修面临非法庭审，请大家寄信讲真相，并附了一封信，让看看行

有法在，凭正念而去。这时所有的同修都正念十足，协商整体配合。

第二天，其余的同修在家集体发正念，我们三位同修陪同家属，自己开车去了千里之外的监狱。一路上我们背《洪吟》、发正念，背新经文。两个多月来一直阴雨绵绵，但那天天晴了，碧空万里。到了狱政科，向他们说明了情况，狱政科要看“六一零”的证明。我们便向他们讲真相。他们说你们给我讲这些我也会听，也理解你们，但是我得按上级指示办事，不能开探监证明。另一个同修就从法律的角度讲了“六一零”是非法组织和一些相关法律知识。半个多小时里我智慧的收集到一些监狱的信息名单之类、真相电话等。最后狱政科一警员明白了真相，暗示在山上的几监区（之前我们不知道同修关在哪里）。这时我脑子里传来一个声音：“去山上喊。”我想我们就去监区喊同修的名字，一定会见到同修、加持他的正念。这时已是中午，我们没有饥饿感和疲劳感，全被正念和能量包围着，很顺利的到了监区附近。

监区外有家水泥厂。我们打听了一下监区，并向水泥厂的工人及老板讲清了我们的来意及大法真相。水泥厂的人说，从他们厂区穿过就可以到监区，老板给我们开了门，并给我们指了路。我们顺着他指的方向来到监区围墙外，看见围墙内坝子里的犯人正在放风晒太阳，三个狱警守在门口处，坐在太阳下看书。我们立即发正念定住他们，让他们迷糊、不抬头、只看书。一丈多远的围墙外有刚垫起来的火砖，就象是专门为我们准备的。我们就靠近围墙踩在刚垫好的火砖上，轻声问围墙内晒太阳的犯人，一会儿他们悄悄叫出了我们要找的同修。该同修踉踉跄跄的走了出来，向我们合十，激动的流泪。该同修被长期非法关押，遭受了难以想象的魔难和肉体上的迫害，仍然坚守正信。我们给他背了一些法，说了些加强正念的话，叫他要正念正行。由于当时产生了欢喜心，忽略了继续发正念，狱警发现了我们，叫我们走开，我们还是向他们讲真相，叫他们善待大法弟子……

回来的路上，想起这一切的巧合，象是为我们准备好了的。不久后，同修来信中表明他在这次会面后，已了却了许多人心，正念更足了。

三、慈悲能救度国安及“六一零”系统人员

同修们平时对世人面对面讲真相较多，但对于专门迫害

我们来到街道办时，因同修母亲也已被洗脑班非法关押六年，刚回到家，他们对她很不客气。我当时和善的对他们说：“你们也有老人，应该尊敬老人。”他们马上就客气多了。当时派出所所长也来到了办公室，他们见到我便问我是哪个？干什么的。我坦然告诉他们，我是亲属，要求他们立即去劳教所接同修回来，因为关押已经超期了。他们找了一大堆不是理由的理由搪塞。我当时心想，我今天来了就是要救你们，我一定要你们明白真相，要证实大法。等他们解释完后，我平静的说：“请你们听一下，我说几句，都是真实的事情。”当时办公室有七、八个人，一下子鸦雀无声，连写字的人都停下了笔，专心的听我讲。我讲了该同修修炼大法的前后变化，大法洪传一百多个国家……，同时向他们揭露该同修在劳教所遭受了怎样的迫害等等。希望他们马上去接人，我们家属才放心。

当我在讲真相时，我感到自己高大无比，师父在源源不断的给我加持正念、慈悲的能量包围着我，四周一遍宁静，所有的众生都在听我讲，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在逐渐解体……。最后派出所所长和街道办主任说：“你不要说了，我们明天一定开车去接回来，请你们一定放心！”看到他们明白真相做出决定后，我想他们一定会得救。第二天，他们果然将该同修接回家中……

二零零八年底我们片区一同修被中共非法秘密判刑四年，关押在很远的一个监狱。因为该同修的母亲也是修炼人，一年多也不让母亲和他见面，当时同修的身体被迫害得很严重，送到了监狱的老残监区。同修的母亲打电话说要探监，而狱政科的人说要当地“六一零”开证明。该同修很想念儿子，将监狱老残监区监区长的话误听成可以去探监。我们片区的同修交流，开始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说没有“六一零”证明不可能见到人，去了也是白去。我想起平时同修都爱说“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那怎么才是否定呢？我们承认要“六一零”的证明和邪党的那一套程序，不就是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吗？也是后天的观念，使得同修“就认为应该这么这么做”。我们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是超常人，是有师父和大法呵护的修炼人，大法弟子做的事情只要是在法上，只要是出自救度众生，都会有超常的事出现。有同修说那你们咋个去、凭什么见人呢？我和另一个同修说，有师在

不行？我当时有事，只看了第一页和最后一页，觉的可以，就把信原封不动的转给其他同修了。自己也按照这位同修提供的讲真相地址寄了小册子。第二天仔细看那封信，发现第二页不十分妥当，后悔自己没看就转发给了同修！可是我上网一看，几个同修回了信，一个说，信的第二页有不妥，已经改好并寄走了，我看到同修改的特别贴切，平和又慈悲；另一个同修说，为了避免对方收到重复的信，就寄了不同的传单资料；还有同修说打了真相电话……就这样，我的疏忽被大家默默的补充、圆容了。过了一段时间在明慧网上看见那位被迫害的同修回家的消息。

一次，在明慧网上看到本地农村一个老年同修发真相资料时被绑架，家中大法书籍、真相资料被抄走。后来知道老年同修的女儿也是大法弟子。在大家的交流和支持中，这位女儿同修积极的上各个部门要人、并随时记下相关人员的电话、邮址等等，回来上网曝光，同修帮助跟踪报道迫害情况。同修说，她在做这件事的过程中，感觉到明慧网的同修配合的特别默契，总是把相关的文章、真相资料及时登出，当地同修也能在第一时间利用这一资源配合讲真相、发正念。

一天，这位女儿同修又去检察院问情况，负责此案的检察官说：你这事做的不对啊！怎么把我们曝光了呢，收到多少信和电话。常人家属也说：“这样惹着检察院、法院的人，不一定给判多少年呢！”同修在交流中认识到曝光没有错，是在救人，只是我们讲真相时要完全用善的。同修继续坚定正念，并进一步告诉家人真相。这时老年同修家乡的农村同修也在自发的配合着，在当地讲着真相，几个同修还凑了一些钱，要资助同修请律师。女儿同修被这么多人的主动配合所鼓舞，正念更强了，同时也很感动，说自己有钱请律师，不要同修的钱，农村同修本来就没有钱，让他们留着做资料吧。

同修也整理了针对律师的讲真相文件，利用此事跟当地律师讲真相，有律师同意无罪辩护，后因本地司法局不给证件而作罢，但是律师还是在法律程序等方面给了同修无偿的帮助；最后女儿同修在开庭的前两天请到了外地的正义律师，并和律师沟通了意见，律师说：中共迫害法轮功，完全是非法的，我会一直为法轮功辩护，直到被“停牌”。同修

说：别想着被“停牌”，你们这些正义的律师在行为上都是正直无畏的，在思想上也别承认邪党的迫害！律师听了很震惊，想了一会儿说：“对啊，是这样的，谢谢！”

庭审那天，很多同修自动的去近距离发正念。入庭旁听的常人家属说：开始时“公诉人”还在发问诱导老年同修，企图收罗迫害的把柄，可是在庭审过程中，形势急速转变，被迫害的老年农村同修正念十足的当庭表示：法轮大法好、信仰真善忍、讲真相无罪。正义律师在无罪辩护的过程中，全场都在静静的听。最后“公诉人”和法官的态度都站到了法轮功一边，“公诉人”在法庭上说：请求对“被告”从轻处理。

律师从法庭出来后，很高兴的说：听人说，在哪里辩护的顺利，就是哪里真相讲的好、配合的好，今天我真的感受到了。不久，传来消息，法院作出了免于刑事处罚的判决，同修回到了家中。

有时我想什么是“协调”？那天看《转法轮》中说：“这个世间法、出世间法和庙里的出世间、入世间是两回事，那是理论上的东西。我们是真正人体修炼的两大层次的变化。”常人讲协调，我们也讲协调。我以前认为的协调更侧重人的方法，其实和法中要求的协调是两回事。我体会，大法弟子的协调是真修、实修境界的体现，是默默的圆容大法所要的，大道无形的整体是修出来的。

师父在《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每个人都是负责人，每个人都是大法的一个粒子，每个人都在法中熔炼着，每个人都知道怎么做。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在实践中师父不在的情况下已经证实大法的坚不可摧。”我理解，在中国大陆，只要身为一名大法弟子，其实也同时是一名负责人、协调人。如何做好负责人、协调人，就是如何做一名称职的大法弟子，在实修中、在放下自我中，就在形成着一个大道无形的坚不可摧的整体。

用真善忍要求自己 用慈悲救度众生

文 / 中国大陆教师大法弟子

尊敬的师父您好！
同修们好！

说同修是炼法轮功的，只说他昨天失踪了。派出所警员声称不知道，而且态度也很恶劣。回到家后我们几位同修交流，向内找，认识到是因为我们有怕心，没有向他们讲清真相、证实法。

第二次去派出所时我们直接说同修是炼法轮功的，是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人，并向他们讲大法在全世界洪传的真相，要求他们立即放人。警员说：“已送到看守所了见不到人，也不可能放人。”我当时说：“警官，他是好人，看守所是关坏人的地方，他不该关到那里。我们不可能见不到人的，怎么能不放人呢？”我心里非常平静、祥和、坦荡，其它什么念头也没有，就只有纯正的一念：一定会看到人的，大法弟子是好人，不应该被关押。第二天我们五位同修一起去看看守所，一路上都是背法发正念，其它的什么也没想，我看见很多的法轮和莲花在我们的上空中飘荡着。到了看守所，另外三个同修发正念，我和同修家属向警官讲真相，要求见人。那警官开始不答应，我当时想：你会让我们见的，因为你听了真相。果然，不一会儿那警官说：“破例一次，见吧。”家属进去见到了同修，我转身看见了师父的法身在微笑。同修说：“那是师父在鼓励你。”几天后，同修回家了，又回到了正法的洪流中。

二、明白了真相世人也会帮助同修

营救同修过程也是向相关单位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过程。明白了真相的世人也会帮助同修，为他们自己的未来奠定基础。

我们片区一位同修自九九年“七·二零”以来一直遭受严重的迫害，差不多所有时间都在洗脑班、看守所、劳教所度过。二零零六年六月底，本来该从劳教所回来，因为不写劳教总结认识，被非法延期关押。同修的身体迫害的只有几十斤了。

师父说过：“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当时觉的我们不能任由邪恶迫害同修，应该揭露邪恶，曝光它，同时我们要去居委会、街道办、派出所讲真相，要求立即放人。通过交流，我们片区整体配合起来，我和同修的母亲去各个单位讲真相、要人，其余同修在附近发正念。

开着修 用纯净心态救度众生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文成

我是二零零五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从小我就有一些宿命通、遥视等功能，经常看到、梦到另外空间许多神奇的景象，在另外空间经历了许许多多神奇的事情。这些我也不愿意同其他人讲，自己对这些现象也一直迷惑不解。直到读完《转法轮》才一切明白过来，一连几天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恨自己得法太晚，耽误了多少日子救度众生。我在另外空间对师父承诺，一定要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在师父法像前发愿一定精进不停，做好三件事，跟上正法进程。

我很快学完了师父的所有讲法，同时三件事跟上。从得法起我就参加集体学法，从不间断，我知道我不能懈怠，那么多的众生等着得救，每天我都要抽时间出去发真相资料，面对面讲真相，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要想一想自己一天中哪些言行或一思一念不在法上。遇到干扰或者矛盾都要向内找，是哪些人心没有修去。那时就感觉到自己修炼上是突飞猛进，状态极好。

几年的修炼中我学会了上网，下载，打印真相资料和小册子，平时也做劝三退、曝光邪恶等真相资料。由于没有暴露自己是大法弟子的身份，我认识到自己应该主动参与营救同修，与被迫害同修的家属到公检法等部门去讲真相、要人。在这个过程中，我感觉到不带任何人心与观念，心系众生的得救，用慈悲与理智去讲真相，效果往往出人意外。以下是我在几例整体配合营救同修、救度世人实例中的体会。

一、纯真的正念可以解体一切邪恶

二零零六年四月，邻居一位同修在火车上讲真相被绑架了。同修的家属（也是同修）来告诉我时，我有点害怕，不知该如何做好。同修走后，我坐下来发正念，刚立掌时看见几个鬼模鬼样的邪恶跳来跳去，刚念完师父的正法口诀，这些邪恶一下全没了。我体会到邪恶什么也不是，没有什么可怕的。这时我正念升起，师父的法打到我脑海里：“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华盛顿DC法会讲法〉）我应该配合同修去营救被绑架的同修。我立即找同修家属说：“明天去火车站派出所找人、要人。”

第一次找到火车站派出所 时，由于有怕心，我们不敢

这次参加明慧网第七届大陆大法弟子心得交流会，向师父汇报一下自己的修炼情况与向同修交流。

我是一九九四年五月有幸得法的弟子。得法前我身患重病，近一米六高的我，体重不过八十斤，走路东歪西倒，上气不接下气，人们早已忘记了我的名字，都称“病号”。一直心情不好易发脾气，家庭关系紧张，学生怕我，领导不敢多说我，爱争斗，同事们也远离了我。记得一次为了自己的面子，公然出手打了一青年同事。自己也过得非常痛苦，真是生不如死。幸得法轮大法后，改变了人生，身体一天天健康起来，得法十六年来从未进过医院，从未吃过一片药，走路一身轻。

师父教我“真、善、忍”做好人，我学会了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对人和善，宽待他人。记得有一年学校资金缺乏，为了不让学喝生水，我主动资助学校两千元买煤，全校上下都赞扬我，说我变了一个人，都知道大法改变了我，对大法充满了敬意。

九九年后，我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被恶党迫害入牢。学校领导加上同事几十人签名保我，学生（有的还是公务员）十几人到公安局要求放人，让公安局长感到吃惊。我知道这一切的改变都是大法给予我的。

风雨十年，我在法中熔炼逐渐走向成熟，得到了单位、同事、邻居、学生、同学的认可，一致认为我学了法轮功后，变成了好人中的好人。九九年“七·二零”以来，尽管恶党天天广播对法轮功的诬蔑、造谣，但凡熟悉我的人都不相信恶党造的谣，因为他们亲眼目睹了我的变化。在我所属的医院院长公开说：“他们（指恶党）说法轮功不好，你们熟悉的老病号某某某，这十几年来未到医院看病，就是因为她学了法轮功。他们说炼法轮功死了一千多人，我们医院的病人没有炼，为什么不来统计一年死多少人？”院长为这几句话被终止了工作，但一点没有为说了这些话而后悔。零四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遇上她，还帮他们夫妻俩作了“三退”（退共产党、退共青团、退少先队）。

由于我听师父的话，时时用真善忍来要求自己，用真念救度众生，几年来单位校长、书记几十个同事都作了“三退”（还包括我修炼前被我打过的青年同事），都知道大法好，每次神韵艺术团演出的光盘一到，他们都争着要。记得

我出牢的那一年，正碰上过年，单位同事在一起团聚，我刚一进去就有人鼓掌。一位教物理的老师大声说：“欢迎我们单位不怕某党的英雄归来，在这种恶的环境下，她还敢坚持自己的信仰，发自内心的敬佩。”团聚完毕后，他主动找我作了“三退”，还向他妻子讲了真相，也作了“三退”（他妻子是某机关的科长）。

二零零三年，我因抵制派出所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没有到派出所所谓的“报到”。一天，市“六一零”开车来，说送我到某地劳教。一路上我请师父加持：给弟子智慧和力量。结果在车开到某一旅游景点时，“六一零”头说：“你不配合就送你去劳改，今天一定要表态，还修不修？”平时爱说话的我，牢记师父教导，一句不说，用眼睛直对恶人眼睛不动。一会他象忘了一样，老叫我吃菜。这样连续几次后，他再也没有问我。我说：我要回家，孙子还等我去接呢。他们什么也没有说，乖乖的送我回了家。

零七年市“六一零”来请我到一处吃茶（借口），先假装说为他们提意见，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指出。我在师父的加持下平静的说：“我不怕你们今天提意见、明天当右派，我有什么就说什么。我问你们六位，大法弟子是不是好人？”他们齐声说：“是好人。”我说：“那为什么今天抓、明天关？”他们不语。我接着说：“你们叫我提意见，我就提意见。学法轮功的人是修真善忍的，你们看他们是好人，应该善待他们，对你们自己的生命负责。”他们说：“法轮功到处发传单，给我们工作带来麻烦。”我说：“发传单的人，他们省吃俭用，做真相资料，为了救人，心中早已没有自己。为了救人他们冒着被抓、被关的危险，你们说，他们是不是最伟大的生命？”他们不语。后他们又说：“法轮功为何要推翻共产党？”我笑了，说：“你们局长说你们六位都是大学本科生，难道没有学历史？哪朝皇帝都称万岁，活一百岁都难；哪朝江山都想永不变色，结果到一定时期就换新。共产党灭不灭，你们说了不算，是天要灭它，谁也无法阻挡。难道你们要去抓天？”他们笑了。三小时后，他们送我回家。我真诚的说：“小伙子们，你们还年轻，不要对自己扮演的角色这样认真投入，自己还要明辨是非，冷静思考人生的意义。你们虽然迫害过我，我一点不恨你们。我们师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亲人。”他们明白的一

发展到有了做事心、争斗心，导致被邪恶迫害。明慧网早就要求资料点遍地开花，我们为什么不去做，每人承担一份，就不会是那样的结果。

我们几个同修决定，建立小范围资料点。此念一出，帮忙的都来了，出资的、买电脑、打印机、耗材的、还请来了技术同修指导。一朵小花开在了我家。正好儿子也教我一些电脑常识，我将做资料一事告诉了他，但没让丈夫知道，几次打印之后，我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丈夫，开创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家人和我有不浅缘份，他们也恰当摆放了自己位置。

我拿着打印好的周刊给丈夫看，告诉他那是我做的。他疑惑的摇头，说：你有那本事？我告诉他，是大法给予的智慧，以前向别人要，什么风险都没承担，现在要尽快建立资料点，救度众生。所以，请你们无条件支持我在家做资料，会更有福报。他悟性不低，表示同意，要我注意安全。

同修的无私支持和相互配合下，资料点运作顺利。期间，我修去了许多人心，购耗材、接耗材时有些怕心，甚至想让同修带，那些肮脏、自私的心理暴露后，我就抓住机会解体它，让自己心性不断升华。念正了，干扰也少了。

当我第一次亲手将三退名单传到明慧网，收到海外同修反馈的退党证书时，自豪感油然而生。每次，我都查询三退名单是否发表，结果百分之百发表了。感谢海外同修们的辛勤付出！师父不止一次的在讲法时说“大法弟子了不起”，每每我都热泪盈眶。大法弟子做的事，师父知道，全宇宙的生命都知道！

结语：

以前，我老是怨天尤人，修炼后才懂得吃苦能消业，能修成佛、道、神。于是，十几年的修炼过程，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日子，因为修炼让我明白了生命的真谛，我们与正法同在，何等荣耀！期间，我从不知道如何修炼到现在逐步成熟，做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和同修一起印不干胶、打印资料、刻录光盘、打印真相币、发真相短信、手写邮寄真相信、发放资料、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救世人、教同修学电脑、上网、下载、做资料，只要是大法的事，我就去做，只要是师父要的，我就去做，兑现自己史前的誓约，我会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直至法正人间的那一天！

什么办法退党，他一定要退，二十年啦，现在他可以瞑目了！去年，婶婶七十岁生日，我去祝贺，是想救她所有的亲戚。那天，我做到了！

退休后，我被一家企业聘任管理，工作中，一次调配人员时，一员工不服从，由开始的质疑到破口大骂，我很冷静，没生气，劝她别骂，对她没好处。她却更甚，当时在场的都是我下属，那感觉真是“将来说不定就在你最怕丢面子的人面前，叫人给你两个嘴巴子，让你丢了丑了，你怎么去对待这个问题，看你能不能忍。”（《转法轮》）

我悟到，那次对我考验很大，看起来她在骂我，实际她是帮我过关，我一点没生她的气，对围观人说，大家都散了吧，让她也歇会。然后，我平静离开。后来，领导让我处理此事，我淡淡说，算了吧，我也没把它放心上。此事让领导和员工都很感动，说要不是炼法轮功的，谁也咽不下那口气。后来，为讲真相我向那员工道歉，说也许我安排有问题，请她谅解。她不好意思的说，你的工作确实很难，我不该当众骂你。平心静气时，我对她讲真相、劝三退，她欣然接受。

单位里，我们有四人炼法轮功，两人被上报当地派出所。当保卫科长要将我名字上报时，我对他讲真相，让他应保护员工，不应助纣为虐，否则，自己讨麻烦，也害了别人，在我强大正念作用下，他作罢。

零三年，SARS肆虐，全国各地，人心惶惶，吃药、戴口罩，我们单位也不例外。作为部门负责人，每天大量接触员工，我不吃药、不戴口罩，有时还喝生水。从容坦荡、精神饱满的工作，平凡中证实着大法的伟大，充份展现大法弟子风貌。员工说，看我们头，炼法轮功就是不一样！为以后劝三退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几年来，我给绝大多数同事都做了三退。

三、正念正行 开创宽松修炼环境

以前看同修送来的《明慧周刊》时，看到有关资料点技术文章时，就会一翻而过，压根没想到自己会做资料。零七年，我地资料点再次被邪恶破坏，二十几位同修被绑架，十几个资料点被破坏，损失惨重。我们心急如焚。我悟到，那是旧势力因素钻了大法弟子的空子，因为大多数学员都是等、靠、要，资料点同修压力很大，很少有时间学法炼功，

面感动了。有人发自内心的说：“今天我们交谈了几小时，真是大开眼界、受益匪浅。”

风雨十年，经历的事太多太多，说也说不完。当然也跌倒过，又爬起来，错了又改。我牢记是师父的大法弟子，是师父将我从沉睡中唤醒，大法给了我智慧，明白了助师正法的使命，我要听师父的话，学法修心，抓紧时间救度众生，跟师父回家。

新学员：跟着师父走

文 / 山东大法弟子华莲

当时上明慧网没有用任何安全设施，每次都是在网上直接打印，经常在网上挂一天半日的，每次上网时心里就一念，我的法器我说了算，师父为我做主，谁看封谁的眼，谁看乱谁的智。一年以后换打印机时，经同修介绍来了一位技术同修，惊讶的问，你就这样上网啊？我说是呀，技术同修说不可思议，我说这都是师父在帮弟子。

从上网以来，在我的心里没有封网的概念，明慧网的首页，师父坐在那里，我坚信谁也封不了明慧网，所以我上明慧网基本畅通，有时候同修上不了网，没法下载资料，就来我这里下载。——本文作者

慈悲伟大的师父好！

全世界同修好！

我是二零零五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新学员，前两次法会都想参加，可是写来写去总感觉自己修的不好，没有什么可写的，结果都是半途而废，认为写心得交流是修的好的老学员的事情。两天前炼功时忽然悟到：参加法会投稿，是大法弟子感恩师父、感恩大法慈悲救度的机会，这个机会一定不能错过，虽然比老学员修的时间短，可是在这五年多的时间里，二千多个日日夜夜，师父为弟子承受那么大的业力的同时，还要时刻不离的看护着弟子：

当弟子迷失方向时，及时的为弟子点亮指路灯，保护着弟子；当弟子遇到危险时，为弟子善解冤缘，使弟子化险为夷，加持着弟子，使弟子在修炼的路上不忘勇猛精进；扶持着弟子，当弟子在修炼的路上跌倒时，及时的伸出慈悲的手，使弟子爬起来继续精进。同时在精进的路上展现着大法

的美好与神奇。怎么能说没有什么可写的呢，我要写，把修炼路上的点滴写出来证实大法的美好，感恩师父的伟大慈悲。同时希望那些与我有同样想法的同修快点拿起笔来，让我们共同感恩大法与我们伟大慈悲的师父吧，让天下苍生都知道我们大法弟子的幸运吧。因为我们与师父同在，与大法同在。大法弟子的称号在宇宙中独一无二，我们的幸运是无人能比的，我们要让世人都知道，师父给了我们生命的永恒与美好，给了我们无限的荣耀。

一、得法初期

我真正走进大法修炼是在偶然的机会看了《精进要旨》、《法轮大法义解》、《转法轮法解》后，明白《法轮功》是修佛的，迫不及待的找到一本《转法轮》，可是能看懂的不太多，只看到了显示心那段法，当时心想这就是说我，我就是这样的，虽然看不懂，但是对于师父说的每一句话就是信。可是修炼仅仅信是不够的，由于悟性不好，不知道精进，让师父操了很多心，炼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五套功法只炼三套，不炼第二套与第五套（怕吃苦的心），为了掩盖怕吃苦的执著心而自我安慰：我也不要神通，只要能跟师父回家就行了。就这样不争气的弟子，师父还经常用演化电话铃声叫我起来炼功，催我精进，直至五套功法一步到位。整天抱着书看，但是心性跟常人没有什么区别，不会修心，师父就安排有缘的同修与我接触，与我在法上交流。才明白了什么是修，什么是炼，终于知道“修炼”两个字是不能分家的。

二、发心兑现誓约，师父为我安排一切

通过看《明慧周刊》上同修的交流，逐渐明白了大法弟子与师父有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誓约，我在心里想：如果我与师父有约的话，我什么都没做，没有兑现誓约，将来怎么见师父，我违背誓约，对不起师父，将来怎么跟师父交代。我有兑现誓约的愿望，可是当时资料短缺，给我洪法的是个老年同修，别人给他的资料很有限，每半个月，给四份周报，每份四张，一份周刊。每次拿到资料，我都是流着泪一鼓气看完，被同修救度众生的壮举、可歌可泣的事迹与慈悲伟大的精神所感动，被师父洪大慈悲造就出这么了不起的大法弟子而感动，为自己能成为大法中的一个粒子而庆幸，我不能再等下去，我一定要溶于其中，做大法弟子应该

翌日，他醒来第一句话问我：法轮功！昨晚睡的好吗？当然，我说，有几个老乡保镖，还能不好？我知道，自我开始对他们讲真相，师父就一直呵护我，给我智慧。期间，他们问我手机号，说是回家乡联系。我说，你们绅士风度，应该先给我你们的号，表示诚意，才能问我的。同时，我心里请求师父加持我正念，我一直保持慈悲祥和状态，没有怕心，结果有惊无险，阻止了他们对大法犯罪，并让他们得救。高个说，你厉害，你把我们主任都说服了，他可不容易被说服的。我说，是你们有善念，你们明白的那面很清楚。他说，你一路说了几小时，我们还不明白？

到站了，我随着人流往前走，听见后面连声说“法轮大法好”，回头看，那个“主任”边念边微笑着看我。霎时，泪水盈满我眼眶，那是一个生命得救后的心灵流露，是对师父和大法的无量慈悲救度的感恩，我点头对他说，你们会有福报的。下车后，年轻人帮我拿包出站，临别，“主任”还叫我千万注意安全……

4、放下人心讲真相

看每一期《明慧周刊》时，我都会读扉页上师父的话：“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度世人”（《精进要旨二》〈理性〉）几年来讲真相时，我都按师父说的做，救度有缘人，基本上得心应手。城市、农村、商店、学生、亲朋、同学、同事，只要放下自我，就会让有缘人得救。

一个婶婶，三十多年前和我娘家不和，积怨颇深，对我伤害很大。修炼后我明白一切皆有因由，作为大法弟子，应该善解冤怨。但毕竟几十年没来往，心里没底。我反复默念着师父说的，“度人就是度人，挑选不是慈悲”（《二零零九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心里亮堂起来。一个大法弟子，与师父正法时期同在的大法徒，这点事还放不下吗？人是在无知中造业，我们是明法理的、是走在神路上的人，如果这点事都放不下，不配当大法弟子。

我放下过去恩怨，找到她女儿——我堂妹，怀着一颗慈悲和真诚的心，打开她心结，对她讲真相，并帮她一家三退，她很高兴，拉来十几岁的儿子连声叫姨妈。然后，我去了婶婶家，帮其他几个弟妹都做了三退，并征得他们同意，给去世的叔父退了党。堂弟说：姐，谢谢你，我爸在世时就问有

个报道说，中国让日本开采海底煤矿，中国人问日本人，你们开采煤矿干什么？他说，填海，留给子孙。反过来，中国政府在断子孙饭碗。中共已是无官不贪，哪管老百姓死活？还从小到大洗脑，说爹亲娘亲不如××党亲，我以前也是被欺骗者。我记得上小学时，有课文说，台湾小朋友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说我们一定要解放他们等等。后来，开放探亲时，台湾同胞带来的礼物，在场的亲戚人人有份，金戒指、金耳环、金项链，还人人红包。大陆亲戚走哪儿都说台湾人好富啊，比我们强多了，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这事让我想起那课文，我都替中共脸红。中共的洗脑、造假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那个年轻导游一直坐在下铺，我旁边；这时他跳起来说，再听我都变反动了，赶快走，不挨你坐了。他去走廊了。矮个问我，你是什么学历？我看你挺有口才，起码是个大专，是老师吧？我答，算是吧。我们学的是宇宙大法，常人的什么学科也比不了。他说，我接触的法轮功很多，你和他们不一样，我从来没听过他们说这些，你说的我还能接受。我说，那是你从来没给机会让他们说，你也没给机会让自己听。其实，我们都一样，是一个师父教的，同修一部法。以后有机会的话，听听他们说的是否和我一样，你如果都听进去了，你就真得救了。他说，要是做过错事，怎么能不遭报？我知道他是指可能迫害过法轮功。我祥和的对他说，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尊重我师父，并记住“法轮大法好”，还有，党员要退出其组织。他说，这件事以后再说，我现在就念“法轮大法好”可以吗？我告诉他可以。他马上念了两句“法轮大法好”。

那导游这时又凑过来说，其实他带团去香港时，看到很多法轮功，他们发的资料，有的旅客不敢接，怕回国挨整，其实，都想看。我说，你作为导游，要是引导别人都看资料，明真相，他们能得救，你也是积了福德了。他表示赞同。

矮个说，你这位大姐，确实是好人，我才告诉你，七月至十月，你真的不要对别人讲你炼法轮功，否则会被抓，不骗你。我明白，时值零八年奥运前夕，“七·二零”、八月八日、十一，这几个所谓的“敏感日”，邪党更是瞎折腾。我笑着说：知道，你是为我好，我会注意安全的，谢谢你！

做的，兑现自己的誓约。没有资料，我就用同修给的资料当样子，到复印店复印，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复印资料每次都很顺利，当时复印一张纸是五角钱，由开始复印二十几元上升到一百多元。复印一段时间感觉这样不合适，我心想：如果我自己能做资料就好了，当时不认识其他同修，自己不知道到哪里买打印机，买什么样的，上哪里找可靠的人教我上网，这些都成了问题。

三、师父引导我上明慧网

有了想要自己做资料的心，师父引导我上明慧网，零五年下半年同修给了一个《九评》光盘，看完后，我顺手打开文件随便点，以至于我自己都不知道怎样进了明慧网，后来为了记住进去的方法，我一步一步退出来的，退一步记一步，以后就用这个方式上明慧网。

第一次进入明慧网时，心里无限的感激师父，师父啊！弟子的心您知道，因当时基本属于独修，太需要同修交流了。进入明慧网后，天天都在感动与震撼中度过，在此顺便感谢所有向明慧网投交流稿的同修，感谢明慧编辑部的全体编辑同修，同修一篇篇交流文章促使我在修炼的路上奋起直追，那种感受至今记忆犹新，那段时间的心性真是直线上升，自己都感觉到每天都在大法的感动中净化与升华。

弟子需要什么，师父就为弟子安排什么，正当我为买什么打印机犯愁时，师父安排技术同修写了一篇介绍惠普一体机的文章，价格适中。有了同修的介绍，我心中就有了底，第二天我自己去电脑商城买了打印机，顺便学会了安装程序驱动。回家后顺利的安装好打印机，进入明慧网直接下载打印了《明慧周报》。看着清新漂亮的《明慧周报》，拿在手里，喜在心里，我再也不用为没有资料犯愁了，出门再也不用空手了，走到哪里资料就带到哪里，众生就救度到哪里，别提有多方便了。当时上明慧网没有用任何安全设施，每次都是在网上直接打印，经常在网上挂一天半日的，每次上网时心里就一念，我的法器我说了算，师父为我做主，谁看封谁的眼，谁看乱谁的智，当时也没有怕心，正如师父说的，“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著〉）。一年以后换打印机时，经同修介绍来了一位技术同修，惊讶的问，你就这样上网啊？我说是呀，技术同修说不可思议，我说这都是师父在帮弟子。

从上网以来，在我的心里没有封网的概念，明慧网的首页，师父坐在那里，我坚信谁也封不了明慧网，所以我上明慧网基本畅通，有时候同修上不了网，没法下载资料，就来我这里下载。

后来我家成了一个小资料点，打印资料已不能满足证实法的要求了，我就想买刻录机，又怕家人不同意。不久一个偶然机会，家人自己想买刻录机，正合我意，这都是师尊的慈悲安排，刻录机驱动安装好，很长时间我也没学会刻录。一次我跟同修说，师父可能看我不争气，不教我了，到现在我也没学会刻录。说完此话回家心想打开电脑试试吧，结果打开电脑灵感就来了，一会就刻录出来了。晚上做梦看到一只手把我的手在电脑上点来点去的教我。我知道都是师父在做，弟子只是有这颗心而已。

四、向内找，实修自己

由于实修基础不稳，不扎实，用人心在做证实大法的事情，心越来越膨胀，学法越来越少，起了做事的心，证实自我的心、争斗心、妒嫉心、显示心，自私心，等等各种人心都起来了，结果给邪恶钻了空子，走了弯路，摔了跟头，导致五年时间被邪恶二次绑架，是师父的慈悲给化解了魔难，但是给救度众生造成很大损失，给证实大法造成了困难。第一次被邪恶绑架回来后，还不太知道向内找，实际上就是还不会修。

这一次在魔难面前及时的向内找，听师父的教诲，静下心来，向内找，在魔难面前更加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处处向内找，时时向内找，无条件的向内找。

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修炼这么长时间，竟然没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实修，没有跳出旧宇宙的属性“私”，一直以来都是在为私而修，整天还以为自己修的不错呢，整天张张扬扬，夸夸其谈，抓住一切时机表现自我，证实自我，忘记了自己的使命是证实大法，救度众生，计较得失权衡利益的心，与同修争名夺利，惰性，做事情拖拖拉拉，特别是对家人不善，找来找去，发现什么心都有，就是没有清净心与慈悲心，根本就不是个修炼人。修的这样差劲还不自知，还整天执著层次，认为自己了不起，自己修的有多高，自己悟性有多好，高傲自大，遇事不会向内找，总是向外找，师父说：“而炼功恰恰走偏，走了邪道了，就是指人向外去求。

头，彻底解体操纵他的背后的黑手烂鬼，并请护法神帮助。

我平静的对他说，我相信你有这个可能，但我更相信你有良知，因为我们是老乡，头顶一片天，同饮一处水，我今天把你当弟弟看，才对你讲这些。我的亲人都认同我炼法轮功，也很支持我。我相信，你在明白真相后，也会作出正确选择的。他说，你们法轮功都是些老弱病残的，能翻起什么大浪？还反对××党，别忘了是谁给你们发的工资。我说，错，你上明慧网看看，每逢佳节来临时，国内有多少政界、军界、公安、司法系统、教育界、各大院校、各个阶层的民众给我师父发贺信和精美的贺卡吗？其中有九十岁老翁，有几岁的小弟子，还有海外那么多专家、教授、高端科学家都在同修这部法，为什么中共极力封锁不让看国外网站但它怎么也封不住？就是这些海外大法弟子设计的破网软件而且不断升级，全世界的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我师父从来不看弟子的贫富、老幼，修炼只见人心。江××之流造谣污蔑我师父，中国有多少不明真相的人在跟着犯罪，谤佛那可是犯天罪啊！可我师父还是教我们要救人，讲清迫害真相救人，在将面临的人类大淘汰中将人能救下来！大法弟子听师父的话，在被残酷的打压中，还在一如既往的讲真相、救人，你所见过的大法弟子都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修炼人。说法轮功反对政府，定罪为扰乱治安，法轮功学员有打人吗？有凶器吗？其实你们心里都知道他们是好人，偏偏助纣为虐。古人都讲仗义执言，现在的执法机关都好坏不分！他马上接过话，对那高个说：我还真的没打过法轮功。我说那是你有良知，要叫别人也不能迫害法轮功，最好把人都放了从此不抓法轮功，上面有令的话，执行时睁只眼闭只眼，人做了善事，神都会保护你的。他微微点头。

我接着说，你说××党发我工资，我告诉你，我也是纳税人，我的大半生为这个社会做贡献，难道社会不应回报我吗？至于说××党，这个组织有企业吗？有做工务农吗？有一分钱收入吗？还收党费，它这大宗钱收哪去了？怎么用的对党徒有交代吗？国际上没有××党的国家多呢，难道没有退休金吗？人家可比我们活的自在，没有暴政，信仰自由！高个说，你是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我答，你这话还真说对了，你看现在的中国，生态环境破坏，空气污染，从卫星图片上看，外国的图片颜色是绿的，中国的却是黄的。还有

让炼，你不怕抓吗？我说，不是国家不让炼，“四·二五上访时，当时的总理表态也没说不让炼，是江××个人妒忌一意孤行发动的这场迫害，它代表不了国家。他说，那××党也不让炼，你们法轮功能斗得过××党？

我告诉他：中共也代表不了国家，中国是有上下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中共才几十年？它怎能代表中华民族？他直接说师父的名字，我纠正他说，是我师父！他又说一遍，我严肃的正视他说：是我师父！他马上更正说：是你师父，你师父自己去美国享福了，丢下你们不管，你还这么维护你师父，他怎么不来救你们呢？我说，我师父传的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其中包括地球上的各个国家和民族，我师父在海外洪传法轮大法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人家政府都不反对，唯独中共极力反对、残酷镇压，并栽赃陷害我师父和法轮功。接着我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及国际上对此案的分析，用事实说明，这是中共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场丑剧、闹剧，让国际社会耻笑。

高个指着我说，这又是个痴迷者。矮个接着说，你说了××党那么多坏话，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有权抓你。我说，我说的句句是事实，中共执政以来，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你们年轻不知道，可我是经历过、也看见过很多事实的，坏人作恶，你反过来要抓好人吗？我相信你不会这么不明智。

此时，一个女乘警做清洁来到他面前，他顺手拿起她的胸牌看，乘机占便宜，看他那一脸的邪气，和刚才对我说话的口吻，我明白了，他可能就是个公安。我心想，我今天就是要正念正行，遇见了就是缘份，让他明白真相救了他，不能再做迫害大法的事。我心里背着师父的法“世间大罗汉神鬼惧十分”（《洪吟》〈威德〉），并请师父加持我。

乘警走后，他对我说，你最好在七月至十月之间别让我遇见，不然，我会抓你，你信不信？我冷静的说，我知道你可能是个公安，也许参与过迫害法轮功，但那不是你的本意，因为我看你还是有善良的一面。我师父说过，人做了什么，都得自己负责。为了你家人和你的幸福平安，千万不能助纣为虐。他固执的说，你信不信明天到北京站下车，只要我一个电话，你就会被抓。我盯着他眼睛，心里发出强大的正念，你说不算，我师父说了算！灭他思想里的邪恶念

特别在佛教中，你要向外去求，他就说你走魔道。”（《转法轮》）这样不争气，师父还时刻在看护着我，我真是愧对师尊的慈悲，无地自容，找到自己的不足后，及时在法中归正，做师父的真修弟子，踏踏实实的修自己，老老实实的做个好人，做更好的人，直至圆满。

五、平衡好家庭，证实大法

要想做好，首先从家庭开始，由于自己没走正路，导致两次被恶人迫害，给家人造成很大伤害，致使家人对大法产生误解，对师父、对大法犯了很大的罪，因此对我修炼干扰很大，对讲真相救人更是惊恐万状。面对这样的状况，要想扭转家人对大法的态度，我只有用善去对待他们，理解他们、可怜他们、慈悲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师父的亲人，我的有缘人，师父把亲人安排在我的身边，在了我们的缘份的同时救度他们，我没有任何理由用我这一世的缘份怨恨师父的亲人，我已经辜负了师父的信任，决不能再对不起师父了，我一定要做好，把他们正过来，使他们成为有救的生命。

开始的时候我就只有忍，什么也不说，一声不吭的做好家中的一切，改善好家庭的饭食，不论他们说什么，做什么，不论他们怎样伤害我，我都会一声不吭，慈悲祥和的对待他们，我就牢牢的记住师父的话：“修炼就是人要上天、成神，不难能行吗？”（《也棒喝》）我就在心里跟他说，你有千条之路，我有一定之规，不管怎样大法我是修定了，今生今世什么都可以放弃，唯有大法不能放弃，什么都可以松开，唯有紧握师尊的手不能松开。

慢慢的他们开始有所改变，我就见状给他们讲一点真相，后来我给他写一封信，把我这一生做的所有对不起他的事情，真诚的向他道歉，诚恳的请他原谅，又把修炼后因自己路走的不正给他带来的麻烦与痛苦向他道歉，然后告诉他，我是修炼过程中的人，难免犯错误，请他相信我会在以后的修炼中归正自己。

最后给他讲了这一切本不该发生的事情，都是邪党造成的，不是我师父、也不是大法，师父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免去灾难，是来救人的，没有错。

信写好后放到他进门就能看见的地方，我便出去了，过一会回来看得出他哭过，从那以后对我的态度开始改变。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弟子终于闯过这一关，虽然也有忍不住

的时候，也有做的不好的时候，但总算是过来了。现在对我的修炼基本不干扰，其实大法弟子的家人都是与大法有大缘份的，他们的本性都是很善良的，都是修炼人自己没有做好，在家庭中没有实修自己，在家人面前没修自己，说白了就是没有注重在家庭中证实大法，才导致家人对大法误解甚至对大法犯罪。

八月十五那天在家中请他家人吃饭，老少十人，我一人下厨，他们一直说菜做的好吃，手艺不错。我知道是师父慈悲，给弟子一双巧手，以前我家里人，经常用“槽里有草饿不死驴”这句话形容我做的饭难吃，现在普遍认为我做饭好吃，每当这时我会说这是修大法修的，把手修巧了。婆婆也对他儿子说：她愿意修，就让她修吧。她的脾气确实好了，婆婆的儿女们也都承认大法好。

儿子找对象不让我给她讲真相，我说只要进我的门，我就要给她讲，我就要救她，能在这非常时期来大法弟子家，说明她很有福份，如果因为你妈炼大法而嫌弃你，离开我们，只能说明她没有福份，你就记住你妈的话，你妈是修大法的，堂堂正正，不怕人知道，我修大法，你们都是有大福份，一定能找到好对象，不好的进不了咱的门，你不用为找对象发愁，找对象开始就要把她正过来，不相信“真、善、忍”好的咱不要。后来我在电话上给他妻子讲真相，告诉她大法的真相后，明确的告诉她，我决不允许一个反对我的信仰的人做我的儿媳妇，一个不相信“真、善、忍”好的人决不允许进我的门。她马上说：大姨我从来没说大法不好，我相信大法好。后来她不仅自己退出邪党组织，还给她的朋友，姐姐、姐夫都退了，还经常给同事讲真相，告诉他们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电视上说的全是假的，现在已开始接触大法，准备修炼。感谢师父的慈悲安排。家里又多了一份正的力量。

六、在做资料的过程中提高心性，圆容大法

在做资料的过程中，师父经常利用机器帮我修心性的事很多，深刻体会到师父一再让讲真相要遍地开花的良苦用心。我经常被师父的洪大慈悲感动的流泪，下面仅举两例与同修分享：有一次做资料时，喷墨打印机缺粉色与红色，打出来的资料很难看，上午开始直到下午二、三点钟也没好。中午没吃饭，心里跟机器说，今天修不好你我就不吃饭了，

民长年累月面朝黄土背朝天却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它对你讲道理了吗？他说，现在好多了，农民不用交税了，政策放宽了。

我告诉他：不对，是把农民都榨干了，再不松绑都饿死了，连种地也没人，其实还是变相压榨，因为明智的人都知道那是“税改费”；种子涨价、化肥涨价、农药涨价，比原来勒的更紧，农民又靠天吃饭，要不是家里人出外打工挣钱，农民还是贫穷，你们村不是吗？凡是盖房子的都是外面打工挣钱，有几家是靠种地盖房的？他无奈的说：没有，我就是种地的，想都不敢想盖房的事。

自此我才知道，他是单身，无钱娶妻，没有子女，已五十多岁了，遇事喜争个高低，不服输，人称“泼皮”，明显党文化的受害者。然后，我站在他的角度讲了中共邪党对农民的残酷无情，从来只讲斗的中共恶党，窃取政权后，只顾自己升官发财，不管老百姓死活，各类运动乱杀无辜，让人民对它惧怕，敢怒不敢言。面对修“真善忍”的法轮大法信徒，它们残酷迫害，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做出的恶事令人神共愤，老天要灭它，退出它的一切组织，才能在大难来时保平安，并记住“法轮大法好”，将来有福报。

我说了很多，在场的人都认同了。我问他，大哥，我讲的对不对？他说，讲的对、讲的好。亲戚问，那你服不服？他连说：服服服，这位城里大姐讲的好，我服。他没有入邪党的什么组织，我让他就念“法轮大法好”，他立即大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

我激动的看着这一幕，刚刚还抵触大法的生命，在大法的慈悲与威严的救度下，又一个生命得救了。

3、对公安人员讲真相

一次，在开往北去的列车上，和我同时上车的男乘客卧铺与我相邻，他们都是本地人。其中最年轻的是个导游，另外一个高个，一个矮个。

列车开出站时是晚上九点，上车后我就发出一念，要救眼前这几个有缘人。我拿出水果请他们吃，和他们搭上话，那矮个说，你没听说不能随便吃陌生人的东西？我们怕中毒，不吃。我笑着说，你们大可放心，我是修“真、善、忍”的，只做好事，不做坏事。三人一起说，法轮功？我笑答，是的！那矮个马上阴沉着脸说，你还炼法轮功？国家不

炼功，我也对他们都讲过真相，但当着法院的人说自己炼功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事。单位领导说，行了，已到晚上八点了，回家吧，大家还未吃晚饭呢！与此同时，法院人员问：你是炼法轮功的？我答，是。我们在座的领导都知道我炼功、都知道我在工作中兢兢业业（我是中层管理）在哪都做好人，他们都有目共睹。然后我对他们讲真相，讲江××之流的无理镇压、讲我们当地公检法如何配合江鬼迫害大法弟子、绑架了大法弟子十儿人，而这些都是好人，执法机关迫害好人要遭报的，为了自己与家人的平安与未来，不参与迫害。

最后我笑着对他们说，真是缘份，平常还见不着你们，今天见了面我就象对自己的亲人说话一样，因为我对自己的亲人就是这样说的。法院人员笑着说：谢谢你，也谢谢你的胆量！

2、对农民讲真相

一次到农村讲真相，天黑之前我将一份真相资料放在进村的必经之路的刺丛上，并发出一念让有缘人拿到。

晚上，我和亲戚正围在火塘边吃饭，外面进来一个人，大声嚷着：我今天拿到一个反动传单，是法轮功的。我马上接过一看，正是我放的那一份。我说，这位大哥，你说是反动传单，怎么反动了？他说，上面都是法轮功的事，政府不让炼，他们还炼，还散传单，就是反动。他气焰嚣张的说，要象八九年六四镇压学生一样，让他们流血等邪恶的话。我马上打断他说话，从侧面开导他说，你知道六四事件？中共说一个人也没死，你怎么知道流血了？他答，我听人说的死了好多学生。我说，中共没有人性的开枪杀人，假如那里面有你的孩子，你不伤心悲痛吗？你不对这个党绝望吗？学生有什么罪？一群知识份子，国家未来的栋梁，只不过说出了国人要说的话，为了自己的祖国更富强、美好，提出反腐倡廉，他们有错吗？他自知理亏，说没有错。

我接着说：“要让你去天安门说，你敢去吗？你能说出那些道理吗？”他说不能。我说，那学生们只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要求对话，中共搬了军队杀人，那你说是谁错了？他说是中共错了，应该说理。我说，中共对人民从来就不讲理，它刹资本主义尾巴、不让农民有自留地、不让农民养鸡喂牲口，让农民交不起子女学费、让农民房屋倒塌没钱盖、让农

刚说完一会机器就好了，我便去吃饭。吃完饭回来，机器又恢复原样了，这时我才想起向内找，看来不是机器的问题，问题在我的心性上，刚才机器好了，是师父慈悲弟子，让弟子吃饭，吃完饭回来还得向内找，心性上来后，机器自然就好了。

还有一次机器缺黄色很长时间也没找到原因，神韵晚会光盘出来后，开始打印神韵光盘，心里也没有想缺黄色怎么打印，结果打出来的神韵光盘色彩非常纯正。这时我才想起打印机怎么不缺黄色了呢，后来悟到神韵是师父在做，所以就做的最好。

七、师父就在我身边

五十年代出生的人，一落地接触的就是邪党文化，懂事接受的就是邪党文化的教育。有一次，一同修说我，你还不如个常人，说话那么大声，听后心想，同修说我这话绝非偶然，一定有我要修的东西。向内找，找一条，在本上记一条，找了几天后，数数二十多条，我当时就哭了，边哭边对师父说：师父呀！难怪同修说我不如常人，带着这么多恶党文化的东西，真是不如常人。就在我哭着跟师父说这话的同时，身体感到刷一下非常轻松，是师父看到弟子有向善的心，帮弟子拿掉了那些败物。

还有一次，请技术同修帮一年轻男同修安装电脑，另一同修说不放心年轻男同修，我马上就不爱听了，回家后好几天过不去，心里直翻腾，向内找，同修的话究竟触动了我的哪颗心。找了几天花也没找到，最后想到求师父，给师父敬香的时候，跪在师父法像前，求师父加持弟子加强向内找的机制。敬完香往那一坐，一句话打进脑子里，无非都是人心，我马上悟到原来这是人心，不是我，我是大法弟子，没有这些东西。就在我这样想的同时，那件事情没有了，离我很遥远，好象很久很久以前发生过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想都不想去想了。在修炼的过程，这种妙不可言的感受太多。

还有在发放真相资料时发生的神迹也很多，下面举两例与同修分享。有一次去我弟弟家，在去之前想：今天星期天，弟弟的孩子在家，让他以找其他小朋友玩为借口，把防盗门都打开，然后我进去发资料。忽然悟到：不对，怎么能靠常人呢，靠师父，求师父安排。结果我去一看他们小区两排楼9个单元，只有他们家和另外一家门没开，我拿的资料刚

好八个单元发完。

还有一次去一小区发资料，敞门的单元都发了，资料还没有发完，还够一个单元的，我就想最好是我出这个单元的门时，旁边的门有人打开。果真如此，我与旁边单元的人同时出门，这时我对那人说，请别关门我进去。这样的事计算也不会这样准确的。深刻体会到，师父时刻就在弟子身边，弟子的一思一念，师父都知道。师父就要弟子这颗向善的心。

八、走出自我，面对面讲真相

面对面讲真相对我来说一直难以突破，总感觉找不到切入的话题，张口直说又怕人家不理解，其实就是放不下自我，后来悟到修炼就是走出自我，就试着出去讲。有时出门好几个小时也讲不了一个，这时自卑心就往外冒，心想师父呀！弟子怎么这么不争气，师父给安排很多有缘人，都因为开不了口而错过，心里很着急。后来师父就总给安排熟人让我讲，想不到的熟人，多年不遇的熟人，师父都给安排让我讲。在讲真相的过程中能反映出很多不好的人心，及时发现及时去掉。当讲的稍微好一点的时候，证实自我的心又往外冒，排不掉，压不住，我就正念清除。有时候给很难讲的人讲明白了，过后执著口才的心又起来了，就这样一个个的执著心在讲真相、劝退的过程中都冒出来了，尤其是怕心、争斗心、显示心、权衡得失的利益之心，私心等各种人心都出来了。师父说：“因为‘七·二零’以后得法的大法弟子，在这个修炼的过程中和你们证实法是溶在一起的。因为以前得法的，他们个人修炼那段时间已经过去了，他们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救度众生，转入到这个证实法上；而后进来的正好赶上证实法你也得做，同时又有个人修炼在里面，所以你会觉的有些问题复杂一些。”（《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我悟到师父教我们在证实法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提高心性，去掉所有的执著。这就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路，所以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抓住人心，不断的正念清除，直至灭尽。

学法是讲真相救人的保障，为了能够把人真正的救下来，只有借助法的威力，多学法，学好法。开始讲的时候，如果碰到讲不通的人，我会认为这个人完了，不可救了，或者说一些不善的话；现在碰到讲不通的人，我会马上向内找，是不是自己法没学好，空间场不正了，导致众生不能得

以前耽误的时间补回来。

一位农村同修，儿女在外打工，丈夫中风在家，所有的田地农活和家务事担在她一人身上，加上方圆十几里只有她一个大法弟子，其中的修炼可想而知有多艰难。我们联系上她后，给她送师父的经文，送真相资料，由于她识字不多，我们和她一起学法，给她读《明慧周刊》。此同修有时夜深了独自出去散真相资料、贴不干胶，面对重重困难，她信师信法，担起了救度那一方众生的责任。有次晚上，她穿着鞋趟水过河去做真相，看到贴上去真相标语金光闪闪，回到家发现自己穿着淌水的鞋子竟然全部是干的，象是没有沾过水一样。后来我又帮她联系了另外一位同修，离她只有几里路。她们在一起互相配合，救度着那一方众生。

我悟到：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其中每个个体都肩负着历史赋予的使命，都有着不同的救度众生的责任，走回来一个同修，便是其对应的庞大天体的层层众生的得救，这是师尊要的，而我们大法徒，就是要圆容师尊所要的，才不辱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

二、理智证实着法 智慧讲清真相

这些年在讲真相、救度众生的过程中，经历了很多。讲真相中也越来越理智、成熟，效果也越来越好，现举几例：

1、对法院人员讲真相

零四年的一天，单位领导打来电话，说是叫我去一趟，法院的人在那，要问我一些情况。当一听说“法院”两个字时，心里就突突地跳。我说我不去，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对方说，来吧，把情况照实说，没问题的。

那天在单位职工之间发生了争执，事态发展到由法院出面来调解。因为当时我在场，又在那块负责，所以，找了我了解经过。听了对方的话，我调整了一下心态。心想，我是大法弟子，在此时就是要以修“真、善、忍”大法弟子的面貌出现，对法院人员讲真相，救度他们，师父巧妙的安排救人机会岂能错过？有师在、有法在我怕什么？

我到单位里如实的陈述了当天发生的事情，他们笔录了后让我签名，并问我是否情况真实，签名了就得对这件事负责。我很坦然的签名后说道：我是修“真善忍”的大法弟子。句句真实，我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说完这话所有在场的法院人员连同单位领导都惊诧的看着我，因为单位里知道我

我去叫了好长时间，她母亲给开的门。我对其母说，你有这样一个修大法做好人的女儿，值得骄傲，她没有错，是迫害她的人错了，就象是盗贼偷了你家，应该谴责的是贼，而不是无辜的家人，善待大法弟子，一定会有大福报。她信仰的“真、善、忍”没错，她母亲很认同。

此时我看见里屋房间里一个身影映在墙上，就对她母亲说，等你女儿回来，告诉她我来找过她，同修都希望她从阴影中走出来，没有人责怪她（因为她当时由于承受力的问题供出了两位同修，使其也遭绑架被非法劳教），修炼中的人也难以犯错，以后做好就行。

同修A在房间再也待不住了，跑出来，流着泪对我说，谢谢你！谢谢你来看我，没有嫌弃我！我真诚的说，是师父没有放弃你，点悟我来找你的，回来吧！参加集体学法，尽快赶上来。我帮她联系了学法点，在学法点同修的共同帮助下，同修A提高很快，正念正行做三件事，而且写出了自己被迫害的经过，在明慧网上曝光邪恶。

同修B在迫害前做过辅导员，迫害后修炼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每天在家陪丈夫看电视。我找到她和她沟通，并且给她送师父新经文，送《明慧周刊》和大法资料看，她同意开创好家庭环境，参加集体学法。我帮她联系了一个学法点，她没有懈怠，几年来她都坚持和同修一起学法，对世人面对面讲真相，发真相短信，寄真相信等，做着师父要求的三件事。

同修C在“七·二零”后去北京上访被截回在本地受迫害，后由于邪悟不修了。因为怀疑她与公安做线人，同修都不愿和她来往。那时正好是二零零二年，师父的《导航》中的四篇经文先后发表，我手抄了师父的经文后，找到同修，告诉她，放弃修炼不是你的本意，师父还等着你回来。当年去北京为大法鸣冤都不怕，还有什么能阻挡你走回来呢？她学习了师父的经文，以后又给她《明慧周刊》看，让她了解正法进程。终于有一天，她找到我解释说，她并没有做过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弟子的特务勾当。我帮她清除误会、打开心结，如今她也回到修炼中来了。

还有几个同修被迫害后，邪悟多少年了没有走出来，我都不同程度的和她们沟通过，现在在大法的威力和感召下，她们都在从新走入大法修炼，并说要努力的做好三件事，把

救。师父说：“因为这个场是个纯正祥和的、慈悲的，是个正念之场，所以人不容易想坏事，不容易做不好的事情，会起到这样一种作用。”（《转法轮》）大法弟子是来正一切不正的，那么没有把众生正过来，只能说大法弟子自己没修好。应该发自内心向众生道歉，我会在心里求师父加持这个生命，碰到有缘人给他讲，让他得救。现在只要有时间就出去讲，出门碰到生人熟人基本都可以讲。

九、跟着师父走，再精进

在修炼的路上也有很多没过好的关，留下很多遗憾，错过很多师父给安排的有缘人，有剜心透骨的去执著心的苦，一路上摔摔打打没少摔跟头，都在师父的加持下走过来了。现在还有很多没去掉的执著，但是我一定好好修，在法中归正，不辱大法慈悲救度之恩。听师父的话，多救人，再精进。修好自己证实大法。

弟子遥拜师尊，向师尊合十！

向全世界同修合十！

在法轮大法中成长

文 / 云南大法弟子

妈妈上访是合理合法的，却说她扰乱社会秩序，我觉的这没道理，于是我给当时的江泽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了炼法轮功给我们家带来的美好，说他迫害法轮功是错的，抓我妈妈是错的。这封信我是落的真名实姓。后来听警察和妈妈说这封信被截了，但好多人都看了。让很多人感到意外的是，我去上访，落真名写信，却没有谁来找我，更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影响。相反，在那样邪恶的形势下，我们学校从来没搞过任何迫害法轮功的活动。大会小会、年级、班级，从来没谁提过法轮功，同学之间知道我炼法轮功的也不少，同样我期末依然被评为三好学生。我们家社区、居委会从来没人来我家。——本文作者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这是我第三次向明慧网大陆法会投稿，虽然前两次都没有登，但我不气馁，因为我知道：写交流稿的目地不是为了刊登。这也是我第三次用“在大法中成长”作为交流稿的题

目。但每一次写的时候，心情都是不同的，每一次回首的时候，也都会有不一样的感慨。

这一次我起初也是抱着“写一写吧，重在参与”的心，而此刻，我脑海里却想起了自己修炼十多年的经历，面对师父的法像，我仿佛又回到了十多年前。

一、法度有缘

很小的时候我就会想关于生死的问题，没有谁告诉我，没有谁点拨我，也没有任何来自于外界的影响，但是对于死亡，我充满了恐惧。于是心中就萌生了一念：要发明长生不老药，要摆脱生死。虽然小，但是我对自己的梦想充满着信心，相信终有一天我一定能实现。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我走入了学校，发现别人的想法和我的是那么不同，于是惆怅懊恼不已，内心总有挥之不去的阴云。很小的年纪却苦闷的像老人，家人、老师、同学都不理解，我也不是一个逗人喜欢的孩子。

人生在我小学五年级的一天发生了改变。那天中午饭时，妈妈第一次向我提到了法轮功。还记得妈妈当时的原话是：“这个功法能成仙。”恰恰就是这一点，让我的心灵发生了电光石火般的巨变，我当即表示：“我要炼！”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觉的我的人生有着落了，我终于有师父管了。

那时候学法炼功不勤奋，周围也没有同龄的小同修，就跟着家里人炼炼功，偶尔去去炼功点，自己会看看《转法轮》和师父的其他讲法。慢慢的，我整个人变了，开朗爱笑，性格变好了，朋友也多了。我还教周围的同学炼，只是最后都没坚持几天。炼功后我的身体也健康了，小的时候，又瘦又干，感冒发烧是常事，肠胃尤其不好，不能在外面吃东西，一吃就拉肚子。修炼了法轮大法，我也长壮了，吃东西也不再挑了。

二、法破迷雾

一九九九年“四·二五”我都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就在那几天我们这里举办了近万人的大法会，我们全家一共去了九个人。当时的盛况，我现在还记忆犹新。那天天气真好，万里无云。我一看有那么多同修，心想师父有这么多弟子啊！在法会上也没有专门维持秩序的人，可是大家都坐的很整齐，学员发言的时候，场上没有一个人说话，都安静的

很多没法全都写到位，我想，走过的历史一定都记载着，在此，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今生能是您的弟子是我最荣耀的事，也谢谢所有的同修们！

修炼 我生命中最有意义的日子

文 / 湖北大法弟子 高而洁（化名）

尊敬的师父好！

全世界大法弟子好！

我是一名湖北大法弟子，今年五十多岁，至今我得法与修炼已整整十六年了。这十六年来，我从一个满身业力的人到成为身体健康、心性升华的法轮大法弟子、正法时期的大法徒，心里充满了对师尊、对大法的无限感恩，那种感受是无法用人类语言表达的。下面是我修炼过程中的点点滴滴，写出来向伟大慈悲的师尊汇报，也与同修们分享。

一、学法提高心性 主动找回昔日同修

一九九四年六月的一天，我有幸得法，从此走上了一条修炼的路。“七·二零”以前在集体学法、炼功的日子里，我感受到大法的无比美好与神圣，感受到师父为我净化身体时的美妙和师尊的无量慈悲。“七·二零”以后我信师信法、不管邪恶怎样猖獗，从未动摇过我修炼的决心。

以前我这人脾气急躁、争强好胜、遇事得理不饶人，且一点也受不得冤屈，在父母面前也不示弱。当这些不好的东西在修炼中要去的时候，真是很难。但是，在大法中，只要是自己真修，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只要自己能按师父说的去做，就没有过不去的关、难，就会主动地去同化法，不断升华。我在学《转法轮》时，“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著心的过程”这句话一开始就深深的印在了我心里，我学会了放弃自己的执着。只要大法需要，我就去圆容；只要整体需要，我就去配合；只要是师父要的，我就毫无条件的去做。

在法中我们知道，师父不愿落下一个弟子，从明慧网的交流中，我也经常读到关于找回昔日同修的文章，虽然自己不是协调人，但师父说了，每个人都是协调人，我们就应做。我去A同修家，她被非法劳教后刚回家的，当时家庭的压力很大，由于遭受迫害，家人不许同修接近她。

文化对比来打开学生的视野，给他们讲国外的小朋友是什么样，国外有些什么事，国外的孩子从来不戴红领巾这东西，然后把真、善、忍好的英文教给每个学生，给他们翻译，告诉他们意思，再问他们好不好啊？小朋友都很天真，都说好，叫跟着读跟着念都念的非常好，真是法的力量不可忽视。私下单个学生我就会给他们讲老师小时候老生病啊，后来我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身体就越来越好了，你跟着老师念吧。很多小朋友都不知道法轮功，我就直接告诉他们法轮功好，法轮功教人做好人啊，炼法轮功的人都是最善良的人了。看着孩子们那天真的眼神，我常常觉的自己做的还不好。我还常常给孩子们播放放光明拍的动画片，小朋友可喜欢看了，他们做作业时我就放天音十八曲，放大法音乐，大家安静的听，边听边做作业。

我的学生和家长都很喜欢我，最关心下一期还是不是我教了，就这样我还被评为我们学校的优秀教师。我想我只是按着师父的要求做了一点点而已，可是师父却一直给我鼓励，让我做的更好。

有一些不修炼的人，也有一些同修，都会问我：从我开始修炼法轮功以来，到后来我的升学、就业有没有受过影响？我说：没有，从来没有，法轮大法从来带给我的都是美好。以前说法轮大法好也许还有感性的一部份，但是一路走来，现在我真的发自内心的说法轮大法好。他真正改变了我的本质，改变了我看待一件事的看法，他也让我明白了担负在肩上的使命，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众生而存在的觉者。

我的经历也鼓励了很多曾消沉的同修，我想作为一个修炼人，在中国大陆这样一个看似迫害的环境，只要心中装着大法，坚信师父，什么都不会失去，只会更好。师父在讲法中已经说神韵要面向主流社会，我在想，作为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我们曾是这个社会的主流，是这个社会的中坚，而现在，也是我们要登上这个主流舞台的时候了。在这个社会，我们也是最优秀的人，最好的人，这一切，都是要实实在在的展现出来的。

我深知自己还有很多方面做的不好，常常摔跟头，但我有信心，我不放弃，我一定要坚持到底，越做越好，把环境开创的更好，让更多的生命得救，让师父多一些欣慰。还有

听着。中午大家都坐在原地吃自己带来的饭，没人丢一片纸，没人丢一个塑料袋。

“七·二零”对当时上初二的我而言，却没有太大的震动，心中隐隐的觉的这是种考验，是看自己怎么做的时候，很清楚，师父在看着我，关键是我自己，而不是外界。那时我没有看电视，也不信。

妈妈在“七·二零”后去原来的炼功点炼功，没叫我，我心里有点气，觉的这个时候才是要出去的时候，妈妈却偏偏没叫我。妈妈因为这个被拘留了十五天，拘留前，警察要来家里搜家。我趁警察还没来，拿出个行李包把大法书全装满，一袋不够，我先送到我附近一个同学家，又回来继续装满了拿走。这个同学虽有点不理解，但也没说什么。那时我只是很简单的跟她说：“电视上是假的，你别信，法轮功是好的。”她也就不说什么了，这么多年了，我经历了很多，她一直是我的好朋友，我很多年前给她的护身符，好多年了她一直装着直到现在，后来也做了三退。我想，也许是一开始我们结的善缘吧。

转眼到了二零零零年二月份，那时候同修们走出来上访、反映情况的已非常多了，我每天也在想这个问题，可是也害怕，害怕被抓。但是我心里总觉的不走出去对不起师父，这是我当时内心唯一的感受。有一天早上，妈妈说实在呆不住了，一定要找个说话的地方，问我去不去？我虽然胆胆突突，但没犹豫，说：“去！”

就这样和妈妈到省政府信访处去了，到那人家一问来干嘛的，妈妈说是法轮功学员，来反映情况的。信访处不让把话说完，给妈妈一张表填，说要反映什么写在表上，妈妈填完，警察就来了，把我和妈妈带到派出所。派出所大小的人员就在会议室里和妈妈谈，我在楼下坐着等，偶尔听到妈妈的声音，心里什么也没想，只是如释重负，觉的自己不管怎么样总算能走出来了。警察和妈妈谈到中午了，才把我叫上去，问我为什么来上访，我说为法轮功；问我看电视没有，我说看了，法轮功和电视上说的不一样，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问我还炼不炼，我说炼；又问我是不是我妈妈叫我来的，我说不是，是我自己要来的。印象中就这几个问题了，还做了笔录，妈妈也在旁边。但我没想到的是，好多警察都要传看问我的笔录，才问完旁边的警察就拿走了，还

说：“我要看看。”后来我想，是师父给大法弟子的荣耀，否则我一个小孩，谁会把我的东西当宝贝似的，还要争相传看啊。值得一提的是，派出所的警察对我的到来都挺好奇的，问我在哪上学啊之类，还说我肯定学习很好，我心想：是啊，大法弟子的到来就能让人们了解法轮功。

谈完话后妈妈单位就来把我们接回家了，两天后妈妈被刑事拘留一个月，说她扰乱社会秩序。那次还有很大的遗憾是，上访前没有把大法书收好，结果当天回家时，警察来搜家都搜去了，警察说叫我把我房间的书拿出来，他们就不搜了。我说不拿，后来警察进去把师父的像也拿了，书也拿了。我心里真难过，觉的自己还是没有保护好大法书。

妈妈上访是合理合法的，却说她扰乱社会秩序，我觉的这没道理，于是我给当时的江XX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了炼法轮功给我们家带来的美好，说了我在初中政治课本上学到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有上访自由，有信仰自由，说他迫害法轮功是错的，抓我妈妈是错的，上访是合法的。这封信我是落的真名实姓，虽然我也有担心，但是我想写信也是合法的，表达心声没错，而且真实的东西最有说服力。所以最后还是寄出去了。

后来听警察和妈妈说这封信被截了，但好多人都看了。让很多人感到意外的是，我去上访，落真名写信，却没有谁来找我，更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影响。相反，在那样邪恶的形势下，我们学校从来没搞过任何迫害法轮功的活动。大会小会、年级、班级，从来没谁提过法轮功，同学之间知道我炼法轮功的也不少，谁也没说什么，就好象没谁看电视。唯一有一个历史老师不明真相，上课时说了几句对法轮功不好的话，结果没两天就被人把头揍出血了，裹着纱布来上课，私下大家议论纷纷都说不能说法轮功不好。同样我期末依然被评为三好学生。我们家社区、居委会从来没人来我家。

三、法中成长

二零零零年七月暑假时，我和妈妈决定去北京上访，但那次我心性不到位，不纯正，带了好多杂念，也有沾沾自喜觉的自己做的不错的心，结果在路上就被截回来了。妈妈被送到看守所，我被家人领回家。那时候，才感到巨大的压力，我被全家人指责，说我是害妈妈被抓的罪魁祸首，全家人从上到下都在指责我，还说大法不好。我每天就象泡在苦

我把每个月去劳教所看妈妈当成一个讲真相的好机会，和门口去看其他关押人员的家人讲，和守门的看守讲，借和妈妈讲话的机会和周围的警察讲，我坚持每个月给妈妈写封信，我写信的目地很明确：不单纯给妈妈看，要让大家都来看，多看多了解真相，看的人越多越好。我在信中鼓励妈妈，也讲大法的美好，讲迫害者终将自食其果。里外配合，妈妈在劳教所也做的很好。我想只要坚持，就会有变化。到妈妈从劳教所出来前，我想最后一封信一定要写到位，点明迫害的严重性是对世人及无知的参与者的迫害，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的信一气呵成。最后妈妈出来时告诉我说那封信从领导到下面的警察都看了一遍，我想那是我一开始发的愿吧：我当时就想这封信要所有警察都看，看了之后别跟着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弟子。

妈妈第二次从劳教所回来还是又回原单位上班，头天单位接回家，第二天就去上班了，我想这也一定是师父的慈悲，让周围人更加相信善恶有报，相信大法好。

我知道，作为一个修炼人，常人中的得失都是身外之物，随其自然，根本不放在心上。但是修炼到了今天，我更加体会：看淡名利，不代表要一贫如洗；放下情，不代表要冷若冰霜；随其自然，不等于不负责任。

现在我们家住的房子挺大的，很多人羡慕，可是妈妈单位才买这房子时妈妈就被非法抓了，劳教回来回到原单位上班后，单位对房子的事也只字不提。妈妈就找单位领导，借问房子的事讲真相，讲三退，讲法轮大法在国际社会上洪传的形势，讲迫害的非法。结果最后房子钥匙拿到了，在师父的苦心安排下，竟然是谁也没有想到的结果：不用贷款，按照当年的房价还清本就行。

我支持我的妈妈，并不是我们要争人间的利益，人要有人活着的权利，这个权利也得维护，大法弟子也要有在中国社会立足、生存的权利，我不会到处张扬说自己是修炼法轮功的，但我决不回避这个问题，这场迫害是中共邪党制造的，但我不会因此而生活在阴影下，人为的觉的自己是个异类，觉的自己会遇到别人遇不到的所谓麻烦，非法克扣大法弟子的一定得要回来。

现在的我已经工作了，在学校教书，教英语。我在教学中也逐渐摸索了一套讲真相的办法，课堂上我就经常用中西

身边啊，脑海里想起了师父的样子，心里暖融融的，什么孤独、什么害怕，全没有了。

我们家里人也在这正念之场下改变了看法，也改变了对大法弟子的评价，以前他们会学电视上说我们无情，那次之后，他们都说：“炼法轮功的人就是有情有义的人。”转而都在想能怎么在生活上多帮助我了。

我想师父真的给我安排的太好了，机会给了我，威德给了我，而真正做都是师父在做。我从来没有亲自见过师父，也没有机会聆听师父亲自讲法，但我从来都感觉师父就在我身边，时时处处。我从来没觉的师父在国外，或者在哪里，我觉的师父一直就在我身边，我每天都和师父在一起。

不仅家里有了改变，我们学校也每个月给我发生活补助，到过节时还要给“压岁钱”（学校当时的原话）。很多人也很纳闷，觉的炼法轮功的人怎么这么不一样啊？一个大学有多少贫困学生，多少需要补助的学生没人过问，可我却每月固定领补助，后来给我办了张卡，直接打卡上。这些事都让不了解法轮功和大法弟子的人刮目相看，他们用常理怎么想也想不通。

记的妈妈才被抓时，我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的大义凛然觉的可笑。环顾四周，心想别人回家都是妈妈做好饭，嘘寒问暖，可我呢，孤苦伶仃，想着不由的心酸，觉的没修炼大法的人不就没这些事了么？可我突然一想：那么我没得大法之前是什么样啊？孤僻、苦闷、彷徨、失落、经常生病、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那么我得了大法之后呢？乐观、积极、上进、轻松、活明白了、身体健康了。这些美好，除了大法、除了师父，谁能给我？想到这些，我忽然明白了：什么迫害啊？什么叫迫害？让一个修炼人离开法、脱离大法那才是真正的迫害，有没有这场迫害，我都是全世界最幸运的人，法轮大法从来带给我的都是美好！

从那之后，我昂首挺胸，积极生活，和同修们集体学法，坚持看明慧网，和同修们共同精进，绝不固步自封，再也不暗自失落了。我清清楚楚的知道：得大法是我此生活着的目地；如果不得法轮大法，我要么进精神病院、要么早就轻生了；是师父给了我生命的希望，我没有付出什么就得到了最神圣的一切，现在就是暂时和妈妈分开了一段时间，就轻言放弃了吗？那要是没有了大法我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

水里，觉的日子难熬啊，好象多活一分钟都艰难，天天在心里喊师父，请师父来把我接走。那时我们家的大法书已经被搜了，我又没有认识的同修，根本不知道外面的情况，真是感到无比的孤单、无助，周围都是反对、都是埋怨，没有谁理解你，更没有谁支持你，连昔日的家人同修都保持缄默。就在这样的煎熬中，我心底里还是有一个声音：要坚持，就是不放弃。

后来妈妈被中共邪党非法劳教两年半。那时我上高中了，我把我的经历讲给我的同学听，她们都感动的落泪了。才上高中我功课不怎么好，后来我找到了大法书，自己也督促自己炼功，在没有和其他同修任何的联系下，师父步步点化我、看护我，我的成绩越来越好，等高三我妈妈回家时，我以会考全班第二的成绩保送上大学了。全家人这时也都渐渐的看到了希望，还是都认可了大法好，而妈妈劳教回来依然回原单位上班。周围的人都觉的不可思议，只有我们修炼人心里清楚：这是师父慈悲的呵护，也是一个修炼人做了你该做的，你在人中什么都不会失去，只会更好。

高中期间发生了中共邪党制造的天安门自焚伪案，那时家里人象终于找到了什么证据似的叫我看电视，我一看电视就看出破绽，直接指着电视上“王进东”背后拿灭火毯的那只手说：“这是干什么，不赶紧给罩上，提着灭火毯干什么？”还有记者采访“刘思影”时，我也说：“连个口罩都不戴？！”我这么一说，家里人都吓住了，都觉的我说的有道理，再不跟我提什么自焚了。

妈妈回来后，我才看到了明慧网，看到了国内同修被迫害的惨烈的消息，看到了法轮大法在国际上的声誉，也才知道还有“六一零”这么一个邪恶组织，知道了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已经被拍成片子（《伪火》）在国际上拿奖了。我想，我的修炼也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

渐渐的来家里的同修越来越多，也带来各种各样的消息，有正念足一点的，也有怕心重一点的，有讲真相、发资料做的非常好的，也有一直没走出来的。从同修身上我也看到了自己的不足，看到了自己的差距。我想我的优势就是我年轻，能做一些其他同修由于年龄障碍或畏难而一时做不了的事。也许有这颗心吧，师父就给我安排了很多机会。那时候我的心性还只停留在多做、别错过机会的阶段，更多的还

是考虑到自己如何做，而没有像其他同修用慈悲心来做。所以我很情绪化，一会儿好了，一会儿又不好了，阴晴不定，做事情也是，有时嘟嘟囔囔，边做边抱怨，对同修说话更是不注意分寸，说话又冲，又难听，好在同修们都用他们宽容的胸怀包容了我，没有跟我计较，也许是那时能做事的人也太少了，所以也就没有在这些方面在意了。

那时我已上大学了，有一次是我期末考试，要背很多笔记，但同修的事情又很急，只有连夜赶做。我当时心里愤愤不平，觉的自己委屈了。后来我想还是大法的事情第一位，先做完再说。做完后已经很晚了，全部背笔记已经来不及了，我想什么事情都是为大法来的，那么考试也是，就考我背过的部份吧，我这不是偷奸耍滑，是我首先得做修炼人该做的事。结果第二天去考试，果然考的题目都是我背过的，我很轻松且很快就交卷了。从考场出来，我又为自己头晚的埋怨感到惭愧，其实结果是一定的，关键是看在这过程中作为修炼人如何选择。我选择了先做大法的事，而常人的考试，师父自然就帮我摆平了。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每一次我都从中体悟很多，得到很多。我对师父讲的精神与物质是一性的法理很有体悟，师父每一次都会给我奖励，不只是心性的提高，而是物质上的奖励。只要我做得好，师父就象带小孩一样的会给我一些奖励，比如突然有谁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送我什么需要的东西了。开始我还能把握住，后来又高兴起来了，忘乎所以。

一次我给我大学同学真相资料，给资料的两个同学没怎么样，却被不知是别的谁给告到学校去了。这两个同学被叫到办公室单独问话，又把我妈妈叫到学校公安处去了，第二天通知我去学校公安处。那时我想：大法弟子展示的机会到了，一定要把握住，不能让师父失望。记的第二天早上，天空晴朗，阳光四射，我想是师父在看着我呢。到公安处是个偏僻阴冷的小旮旯，我进去了，我们学院书记也在场，问了我好多问题。比如资料从哪来，谁让我给的，资料说些什么，我对法轮功怎么看，我为什么到现在还要炼，等等之类的。我那时正念在师父的加持下很足，回答的也很好，我说法轮功讲真善忍，教人做好人，我就是被这真理的力量所折服的。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十二月份的天气，阳光却异常强烈耀眼，直射进我在的那间屋子，我虽然看不到什么，但我知

道是师父在我身边。后来谈话结束了，也没对我怎么样，又让我们书记带我回去上课了，叫我还象以前一样上我的课。

从公安处走出来时我感到非常的疲惫。走到我们学校银杏道时，抬头看着湛蓝的天空，银杏叶在阳光下越发黄的好看，这时，不知从哪吹来一阵风，满树的银杏纷纷飘落，在空中翻飞起舞，那时路上就我们书记和我两个人，我忽然觉的这不就是天女散花吗？心里升起一种美妙殊胜的感觉。

四、法中成熟

一直以来我都把自己叫小弟子，同修们也都管我叫大法小弟子，一直以来我的修炼似乎都离不开妈妈，从来没想到自己能独立去面对什么，其实内心里还是不想负责任，不想真正的成熟起来。大二时，妈妈再一次被非法抓捕了。这时，我已经不是二零零零年时的我了，我知道，师父对我的期望和要求越来越高了，我得自己走出去了。

当时我们这里一起抓了好多同修，形势一下变的异常严峻，空气中似乎都是恐怖的气息。那时我的思想只有一个想法：做人也应该有人的骨气，何况是大法弟子，更要有勇气来面对这些事情，既然是我的选择，我就要坚持。我的妈妈被冤枉了，我不站出来谁站出来呢？

那时我家里也不象妈妈第一次被劳教时那样了，有支持的声音了。我先和我家里人去了抓妈妈的公安局，找到领导讲了真相，讲抓人是非法的，讲了法轮功真相。之后又把妈妈的材料整理成文字，省外的就邮寄，省内的公、检、法、司各个部门我们就亲自送到。各个部门去找，讲法轮功真相，讲非法抓人、迫害，并把这些材料又送到妈妈单位。那段时间，真是师父加持着，每天象充足了电，在各个地方辗转奔波，也不累，政府机构的人中，很多也很善良，听了我们述说的都沉默了。我想，今生不是修炼大法，我一个黄毛丫头怎么敢到这些地方来？去到的地方，我们都带着材料，光是材料大概就送出去几十份了吧。

在这里我还要非常感谢海外同修，那段时间，海外同修往我们这里打电话的非常多，这些正义之声都在加持着我们，师父也在时时刻刻看护鼓励着我。有一次是我自己到公安局去，我心里有点怕，觉的孤独无助。这时正好看见乘坐的公共汽车，驾驶员前面的玻璃上贴着一张“真善忍”的护身符卡片。那时一股热流从头灌到底，我想到师父一直在我